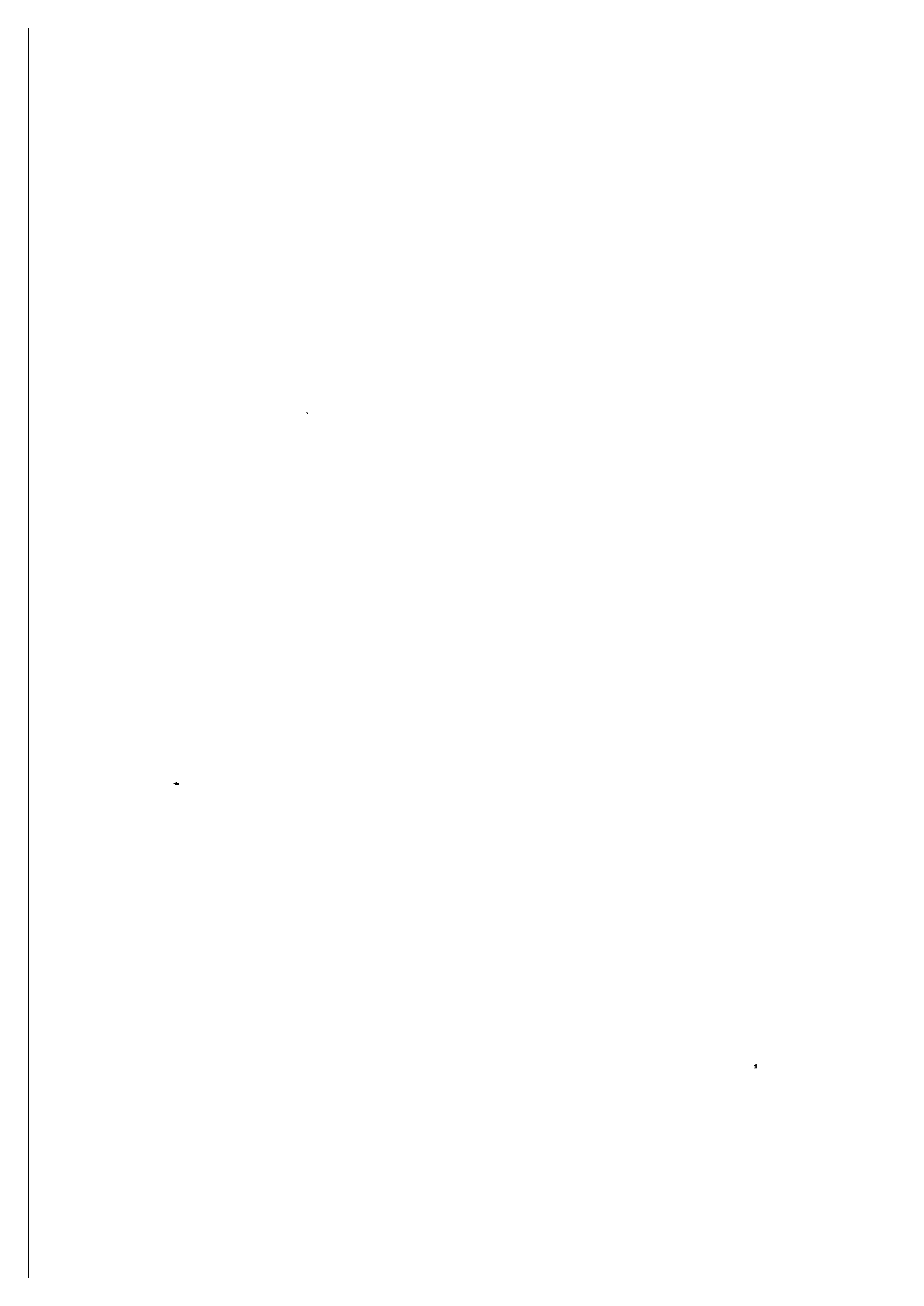
埃利蒂斯诗选

Odysseus Elitis



目　次

·附　录·

现代主义艺术与民族传统交织的异彩

李野光

作为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第二位希腊诗人，埃利蒂斯是以整整十年的距离追随着塞菲里斯而在现代希腊文坛上崛起的。

1935年，由革新派主办的《新文学》杂志在雅典创刊，为青年作家提供了一个崭露头角的园地。就在这个刊物当年的倒数第二期上，埃利蒂斯的处女作发表了。接着，他的新作源源出现，数年之内即被公认为青年一代诗人中的佼佼者。1940年他的第一个诗集《方向》出版，这奠定了作者在诗坛上的地位，同时结束了以塞菲里斯的《转折点》为开端的“三十年代”，向一个更新的历史阶段前进。

(一)

奥季塞夫斯·埃利蒂斯1911年生于克里特岛的伊拉克利翁城，父亲是一位著名实业家，他们于1914年迁居雅典。埃利蒂斯在雅典上学时，几乎每年都到爱琴海的一些岛屿上去度暑

假，故他对海岛风光和有关的典物十分熟悉。他先在雅典大学学习法律，后来到巴黎攻读文学。十八岁那年他偶尔读到艾吕雅的一本诗集，立即觉得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新诗可以适应悠久丰富的希腊传统，便从此与之结缘了。多年以后，他对此加以解释说："梦，自动的写作，潜意识的解放，全能的想象，不受美学和伦理的拘束，所有这些使得他能够以实际生活中全部的神圣乐趣，同时以真正的诗之瞬间的浑身'震颤'，来描绘世界的美景①。"

上面埃利蒂斯谈的是他借助于超现实主义艺术之处，但他怎样使之适用于希腊的传统呢？1975年他在《今日世界文学》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中进一步说道：希腊当代诗人，包括塞菲里斯和他自己，都在努力发现希腊的真实面目，为此要"摧毁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强加在它身上并成为西方世界沉重负担的那个理性主义传统"，让人们"抛弃长期的偏见来看待希腊的现实。"②关于希腊的现实，埃利蒂斯认为它的诗歌遗产不在古代，而在形成了现代希腊语的通俗文学和民歌民谣中。与此平行并时而相互适应时而彼此排斥的，是希腊正教即拜占庭的文学传统，它同前者一起构成了现代希腊诗歌的两个直接来源，但它们背后都是希腊本身的自然和超自然的存在，即它的海洋、天空、山岳、无花果树和橄榄树，古代墓碑，粗犷的岛屿，瀑泻似的阳光，骄傲而受尽了折磨的人民，以及一切尚未受到旅游和商业等俗务彻底破坏的东西。

扼要地说，埃利蒂斯是要借助超现实主义来打破古代理性主义传统的支配，写希腊的"真实面目"。在艺术上，正如他

① 《现代希腊文学史》，牛津版，1975，第240页。

② 转引自英译《埃利蒂斯诗选》，企鹅版，1981，"引言"第2页。

在领受诺贝尔奖金时说的，他要继承自索洛莫斯以来几代先驱的经验，并“使之与现代感性相适应……使之既能融合希腊传统的元素，又能表达社会的需要和我们时代的心理”。这一理想，特别是最后部分，显然包含着真诚的民族复兴的要求，革新的要求。其精神已非超现实主义所能概括了。

超现实主义是二十年代在法国声势最大的一个流派，对后来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它的中心主张是：超乎现实之上有某种“组合形式”，只有它才能达到和代表事物的本质；这种“形式”主要是潜意识和梦，前者反映人的灵魂和宇宙的内在秘密，后者则把人的内心世界揭露出来。因此一般的超现实主义者极端强调个人的内在意识，而对外在世界有厌倦之感。埃利蒂斯有类似的主张，他一是注重向人的内心世界发掘，一是着意写自然世界的灵性。但是，他的人纯粹是希腊人，他的自然也主要是爱琴风光。看来，他是要揭示这两者后面那个真正代表希腊的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最高“本质”。这种设想无论显得多么玄奥，也无论其实践效果如何，诗人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精神是积极向上的。而且，我们应当主要从作品中去发现这位诗人的成就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二）

埃利蒂斯的《方向》收集了从1935年到1939年的几乎全部作品，其中包括《爱琴海》、《礁石的玛丽娜》、《天蓝色记忆的时代》和《疯狂的石榴树》等名篇，它们以清新明朗的意象和奇警而流丽的语言，早已赢得了广泛的赞赏。诗集以爱琴

海这个为希腊诸岛所专有的“冷隽而辉煌的神秘之珠”为中心，故诗人开始以“爱琴海歌手”名世。

1943年《初升的太阳》出版，它在继续吟咏爱琴风物的同时，特别歌颂作为希腊传统中万物之神的太阳，如《“我不再认识黑夜……”》，《“铿亮的白昼……”》，《“饮着科林斯的太阳……”》等篇，都写得朝气蓬勃，格调昂扬，因此给作者带来了“饮日诗人”的美誉。埃利蒂斯后来在领受诺贝尔奖金的演说中一开始就宣布要“为光明和清澈发言”，因为这两种状态概括了希腊的特征和他本人所追求的目标，实际上这在《初升的太阳》中早已表现出来了。诗人自称喜爱谈论“形而上的太阳”，并认为“希腊语这一魔术工具与太阳保持着一种现实或象征的关系”，又说这个太阳“渗透于诗的组织结构之中”，是“构成诗细胞的核心”。这些话同样显得有点玄奥，但如果我们把他的“形而上的太阳”译为“真理”或人类理想的精神实质，就不难理解他的意思了。这些发自“饮日诗人”的吟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光明而清澈”的感觉。我们仿佛看见诗人游泳于日光的海涛里，在耀眼的大理石碑刻、葡萄园、柠檬树和翠鸟之间整日徜徉，憧憬着一个按照自己理想改造后的美妙世界，其眷眷之心令读者为之神往。不过，这些吟唱中偶尔也流露一点忧戚或怅惘，这预兆着未来的另一种发展。

以上两个诗集总结了埃利蒂斯早期的创作成果，也体现了革新派诗歌的全部特征，如随意铸造的新词妙语，熠熠生辉的奇特意象，恍如天外飞来的联想和诡秘的隐喻，以及曲折繁复的思路，云龙鬼火般的腾跃等等。所有这些既不乏超现实主义的异彩，又明明与“希腊传统的元素”和“我们时代的心理”相交融，因而完全成了埃利蒂斯自己的东西，它们与诗人所追

求的象爱琴海那样“神奇”的艺术效果也就接近了。

埃利蒂斯认为：“物质世界归根结底不过是材料而已”，而诗的崇高处在于它的特殊的“运用材料的方式”，即“对真实的深化和升华”。他说理性主义是妨碍这种升华作用的，所以超现实主义以其反理性主义的特征能帮助人们领悟到希腊的真相以完成一种革命。“同时，超现实主义还包括一种超自然的元素，这使得我们能从纯希腊的元素之中合成一种用以表现我们自己的艺术手段。”①这样，埃利蒂斯仿佛从希腊本身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神秘的东西，因而在他自己的“自然诗”中能够跨越感觉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鸿沟，将感觉世界提高到一个“神圣的水平”，这就是“升华”作用了。他所采用的方法是让感觉世界按照超自然世界蜕变，让一种“元素”变为另一种，如夏天变为一个裸体青年，一个姑娘变为一只柑桔，等等。评论家们认为，诗人这种“能从可见之物感觉到它的神圣一面”的本领，是他的如醉如痴的抒情力量的主要来源。这种看法对于理解埃利蒂斯不无帮助，因为他的诗的确渗透着这样一种“悟性”，尽管常常是令人困惑的。当然，这不是埃利蒂斯诗艺的真正可贵之处。真正可贵的还在于我们以一般的眼光也能悠然欣赏的那些地方。举本集开卷篇《爱琴海》为例：

鸽子在它们的窠里
抖动着它们的羽翼
大海醒来了
浴着阳光——
白日的晨曦。

① 转引自英译《埃利蒂斯诗选》“引言”第3页。

这里以鸽子出巢衬映海上日出，其联想之颖异，形象之清新，不就足以令人惊叹了吗？而在选集中，这样的清词异彩，有如海滩珠贝，满目生辉。

但是，超现实主义在埃利蒂斯的诗中也不是没有留下自己的阴翳，那就是某些流于怪诞、神秘、晦涩的瑕疵，它们在诗人和读者之间形成了一层迷离恍惚的雾障，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思想光芒和艺术魅力的充分发挥，因而是不足为法的。

（三）

1940年10月墨索里尼的军队入侵希腊，埃利蒂斯应征入伍，以一名陆军中尉的身分参加在阿尔巴尼亚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翌年希腊本土被德国军队占领，人民沦于侵略者的蹂躏、集体屠杀和奴役之下，至1944年10月始获解放。这几年的遭遇，无论是前线的血火斗争或后方的重重灾难，都给了诗人空前的沉痛感受，并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思想，其直接收获便是《英雄挽歌——献给在阿尔巴尼亚战役中牺牲的陆军少尉》。这首长达三百余行的抒情诗，从战火在“太阳最早居留的地方”点燃写起，以耶稣复活节的钟声在获得解放的国土上回荡结束，通篇写的是一位青年军官在前线壮烈殉国的情景，他的平凡而天真美好的短暂一生，特别是他的战友、人民以及故国风物对他的哀悼、颂扬和怀念。《英雄挽歌》不再象战前那种欢乐的生活礼赞，而完全笼罩在一种悲剧气氛之中，可是格调沉雄，音韵清婉，达到了哀而不伤、怨而不绝的崇高境界。论者认为，这篇诞生于血火淬砺中的杰作集中显示了埃利

蒂斯作为诗人的全部卓越之处，诸如语言的纯洁精炼，表现手法的矫娇不凡，情怀激荡而不浅露，结构均衡如浑然一体，等等。这些足以说明，诗人在思想与艺术的统一上已臻于成熟，堪称上乘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诗人既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又大大缩小了超现实主义所带来的模糊斑点。这样，《英雄挽歌》便能更有力地震撼读者的心灵，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给了广大希腊人民以巨大的精神鼓舞。请随手打开诗集，读读下面写英雄"躺倒"后战场情景的一小段：

> 风猛扑着，捶它的胸坎，风又在捶它的胸坎
> 寂寞紧抓着她那黑色的披肩
> 躬着身子在月形的云朵后倾听
> 她倾听什么，是云一般的岁月，那么遥远？

然后，诗人在下一部分写道："既然他的祖国在地球上暗淡了／请告诉太阳另找一条航道／如果他想要保持他的骄傲／或者用土壤和水／让他在别处碧空中造一个小小的希腊姐妹／告诉太阳另找一条路／好避免碰上哪怕只一朵雏菊／告诉雏菊以一种新的童贞绽开／这样她才不致为外来的手指所玷污。"多么感人的一曲《国殇》啊！难怪许多青年对埃利蒂斯的诗表现了那么强烈的反应。而且，当我们设想自己会怎样处理同样的题材和抒发同样的感情时，不是更觉有所启发吗？

战争结束后，埃利蒂斯接连十四年没有发表诗作，到1959年才出版长篇组诗《理所当然》。在这部共约一千五百行的组诗中，诗人企图将自己对客观世界的感觉与关于祖国乃至人类命运的见解结合起来，将如潮似火的诗情与严肃深沉的哲理结合起来，将现代手法与传统形式结合起来，通过"一个诗人的

意识之发生和成长”以“显示人类从起源直到现今的缩影”。从这一庄严的主题出发，他首先找到了希腊正教礼仪的模式，并从圣母赞美歌的首句“理所当然应该赞美你”获得题目。组诗采取了基督教堂的建筑结构，显得穹隆庄丽，气象恢宏。它由《创世颂》、《受难颂》和《光荣颂》三部分构成，分别反映基督降生、受难死亡和复活的过程。《创世颂》七首，与《圣经》中创世的七天依次对应。《受难颂》是全诗主体，因为它相当于教堂中殿（座位所在部分），篇幅最广，包括颂诗十八首，赞歌十二曲，散文诗六章，它们分为三个单元，前后对称地交错排列，十分整齐；其中赞歌各节的形式左右对称，颇与教堂相似。这些颂诗、赞歌和散文诗还可以分别抽出来依次组成，自成体系。就内容而言，六章散文诗最为重要，是重温诗人在阿尔巴尼亚战场上以及希腊被占领期间和解放初期内战中的经验。《光荣颂》三篇的结构也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每篇之中四行、三行、两行的诗节都按同一次序排列，井井有条。鉴于在这个选集中只选译了《理所当然》的一小部分，故在此作较详细的介绍。

埃利蒂斯曾经表示他喜欢“按照不同的结构形式处理题材”，《理所当然》便是这一主张的实践，因为他“觉悟到除非赋予作品以均衡和透视，它将永远达不到理想的坚固程度”。诗人从“万事万物”中捕捉“本质”，从混乱中寻找和谐统一，从变化倾轧中求稳定坚固，因此庄严宏伟的教堂结构就作为他的这一“大型”创作的形式出现了。

西方批评家们将《理所当然》同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作比较，指出它们在主题和结构上有类似之处，并认为同是诗人经历世界大战的“混乱”之后追求神圣的“秩序化”的产

物，是颇有意思的。这两篇名作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不过在埃利蒂斯方面，他承认自己"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基督徒"，只是"使基督教的神圣化概念适应于理性世界"而已。或者如一位评论家所解释的，诗人只是"利用基督的意象作为一种神话的来源，并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①。而艾略特则是个完全皈依上帝的天主教徒，在自己的作品中着意宣扬基督的谦卑精神。总之，即使仅从这两部作品来看，埃利蒂斯也比艾略特"世俗"得多。

令人注意的是这部长篇组诗中出现了不少来自古希腊文学的意象和象征，而这些是诗人早期有意回避的。这说明埃利蒂斯经历了民族解放战争之后，在总结祖国和个人的苦难经验时，不禁产生了怀古之情。不过他仍然表示："既然我主要关心的是新希腊世界的来源，我就只能继承编构神话的技巧而不怎么重视神话中的那些形象。"②我们看到，组诗中出现的那些来自希腊神话的神祇以及他们的活动场所，乃至荷马史诗中的形象，都不象是历史遗容，而是现实中栩栩如生的事物。同时诗中那些非古典的成分，包括宗教仪式、民歌和来自近代文学的东西，始终占主导地位。诗人诉说的苦难是他的民族、人民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人类的苦难；诗人歌颂的是他们的战斗、新生和对未来的希望。至于组诗的最后部分《光荣颂》，它从历史和现实进入了超自然的玄学领域中，在那里世间一切都具有了超凡的光辉，而现今与永远，尘世和天国，在一种属于来

① 《艾略特与埃利蒂斯》，见《比较文学》，美国俄勒冈大学，第36卷第3期（1984年夏）。

② 1975年《今日世界文学》，转引自英译《埃利蒂斯诗选》"引言"第2页。

世的统一中结合了。这可以理解为诗人将自己的主题思想归结于对宇宙万物和光明未来的歌颂，至少他的精神境界和格调都是值得肯定的。

《理所当然》被认为是一部“抒情式史诗”，在这里支配着诗人的是他的民族传统，但他同时在探索这个传统的秘密所在。正是这种鲜明而深厚的民族性决定了组诗的价值和诗人的卓越成就。当然，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与史诗适应得很好的语言。评论家们认为，诗人在这里用上了希腊语言从荷马到十九世纪全部的优美遗产，并且加上了从未采用过的基督教赞美诗式的格调，因而丰富了自己的表达能力。1979年10月，希腊总统萨特索斯祝贺诗人获得诺贝尔奖金时说：“埃利蒂斯是一位以三千年传统风格吟咏爱琴海的诗人”。同时诗人自己表示相信，他的获奖会“引起全世界注意这个从荷马到当代贯穿了整个西方文明的传统”。这些评价都恰中肯綮，尽管同埃利蒂斯早先对传统所持的观点，如前面说过的，似不完全一致。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埃利蒂斯和塞菲里斯作为同样扎根于民族传统而又吸收了现代西方艺术的杰出诗人，各自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对于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人类关系的表现方法，他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发展是很值得研究的。例如在传统继承上，塞菲利斯在全面继承的同时似乎更偏重于古希腊文化，而埃利蒂斯则比较重视拜占庭文化的特点，至少强调它与前者同是现代希腊文化的来源，而且是更加直接的一个方面。这当然与他着重反理性主义的超现实主义观点有关，而塞菲里斯则不完全如此。与此相关联的另一区别，是埃利蒂斯比他的前辈诗人带有较多的宗教色彩，至少其表现形式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可以说：塞菲里斯扎根历史更深，关心现实更切，因此显得更

加雄浑遒劲，于哲理人生每每发人深省；埃利蒂斯则诗思奇警，辞采斑斓，清新处更饶有韵味。他们在现代希腊文学史上无疑是各有千秋的。

《理所当然》虽是埃利蒂斯的代表作，西方文学界对它的评价却是一分为二，互有褒贬。一方面，有的评论家推崇它是"一个毫不动摇的艺术家良心在欧洲诗歌史上完成的最高典范之一"，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它"确实是既难以理解又不好作出评价的"一部作品。①看来这两种意见都有道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后者显得更实际一些，特别是与《英雄挽歌》对比，这样的印象就更为突出。形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似乎仍来自诗人身上的超现实主义影响，因为它在这里好象散布了一些迷雾，使读者有时难以透过去追踪作者的诗思和遐想。这提醒我们在欣赏埃利蒂斯时不能不持一定的批判态度。

（四）

与《理所当然》几乎同时出版的是《对天七叹》这个比较单薄的集子。它在形式上体现了散文化的倾向，但仍然保持着构思缜密和内涵深厚的特点。其中引起评论家注意的《人体解剖》，被认为是将希腊的历史与现实适当结合的一个范例。据说诗人是"以一具剖开的躯体为比喻来揭示时代风景线中他认为至关紧要之处的奥秘"②。也许这就是诗人自己的肉体，而解剖刀所剖析的则是现代生活中那些滋养着他的诗情的要素。

① 《现代希腊文学史》，第242页。
② 英译《埃利蒂斯诗选》，"引言"第5页。

不过诗人的成长与祖国的土壤密不可分，所以这又是对他的国家的解剖，是在揭示诗人心目中的“希腊真相”的特征，以及他所探索的那个传统的秘密。诗的结尾仿佛在暗示爱情是民族繁衍和历史发展的基因，并指出丰收在望。以上理解和分析似乎有些道理，供读者参考。

从七十年代起，埃利蒂斯的创作生涯显然已进入晚期，但这里所选的篇什中仍不乏佳作。如《光明树和第十四个美人》（1971）一集中的《小小的绿色海洋》，《同胞》（1977）一集中的《为雅典一个春季而作的赞美诗和拼花图样》，以及最后的组诗《玛丽亚·尼菲莉》（1979），它们再一次表现了诗人早期的某些特色，同时在形式上进行新的探索，而从广博渊深的内涵看又完全是中期的继续，令人觉得所谓老成谙练之境在埃利蒂斯笔下别有天地。《赞美诗和拼花图样》的标题和形式似乎与诗人对于艺术拼贴的喜爱有关，但写得那么活泼开朗，仿佛诗人又回到了写《方向》的青年时代。《玛丽亚·尼菲莉》在许多方面闪耀着创新的光彩，它将一个女孩子的名字与云天联系起来，并通过她的大胆想象和一位年长的人（即“另一个说话的”）对于她的幻想的理解和评说，来抒发诗人的有关人世间包括法律、资本、战争、历史、传说、艺术、诗歌等等方面的观感和品评。这样的构思和手法不能说不新奇，但可惜仍有不少隐晦如谜之处，颇费猜测。

组诗《玛丽亚·尼菲莉》所表现的埃利蒂斯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到诗人领受诺贝尔奖金时显得更为严厉，如揭露这个“道德混乱”的世界把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资用“近乎军事化的严酷手段控制和分配着”，说它威胁到作家的生存，妨碍创作自由，并要求欧洲人民“团结成一个机体来克服因现代文明的

畸形发展而造成的困难”，虽然他所主张的方法是唯心的，即通过所谓诗的“永远持续的净化作用而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

1979年10月埃利蒂斯谈到获得诺贝尔奖金后的感想时曾说：“虚荣是一种会自动压到我们身上的东西，需要有很大的毅力方能把它推开。”这不愧为一个大诗人的襟怀。但后来西方通讯社报道，他获奖之后因忙于应酬，已很少写作了。我们倒希望诗人的“艺术家良心”不为世俗所干扰，能继续为爱琴海上的波光帆影焕彩增辉，更何况他还说过：“我认为诗歌是充满革命力量的纯洁源泉。我的使命就是要诱导那种力量，来反对我良心上所不能接受的世界”呢！

埃利蒂斯的兴趣比较广泛。他从青年时代起爱上了艺术拼贴，后来在1967—1973年的独裁政权时期又重新寄趣于此。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致力于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批判，写过一些关于美学和诗的论文，并在短短的阶段先后担任过国家广播机构的节目指导人和希腊芭蕾舞团理事会主席。据1979年10月合众国际社报道，诗人一直未婚，过着几乎隐士般的生活。他也象塞菲里斯那样勤于翻译外国诗歌，1980年出版了他的译诗集，包括法国现代诗人兰波、洛特雷亚蒙、艾吕雅和茹弗，意大利诗人翁加雷蒂，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以及苏联俄罗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内容相当丰富。这个名单对于读者了解埃利蒂斯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倾向也许有所帮助。

（五）

我翻译埃利蒂斯的作品始于1979年冬。初期是根据希腊驻

中国大使馆提供的部分英译打字稿，后来托友人从国外购得一本企鹅版的英译《埃利蒂斯诗选》（1981），得以陆续完成。但这两种版本文字上颇有出入，前者显得细致一些，且就其来源看似更可能经诗人亲自校订过，因此前期所译部分只参考企鹅版改动了个别字句，未再修订。企鹅版英译者是埃·基利、菲·谢拉德、乔·萨维迪斯、约·斯塔萨托斯、纳·瓦劳瑞蒂斯，后三人是希腊诗人和教授。

埃利蒂斯的诗不好翻译，转译困难更多，加以本人学识、经验均缺，故译文很难称意，谬误之处恐亦不少，希望读者和专家们予以指正。选集翻译过程中曾蒙杨宪益、罗念生两位老先生指教和帮助，并得到陈敬容、刘湛秋等同志的鼓励，谨此致谢！

1986年5月于北京

方　向（1940）

爱琴海

一

爱
岛屿织成的网
和它的海上的船
还有那梦的鸥行
有个水手吹一曲口哨
在它的最高的桅杆上。

爱
它的歌
和它的航程的地平线
还有那渴望的呼喊
它那最湿的岩石上
新娘在等待一只船。

爱

它的船
和它的海风的冷漠
还有希望的三角帆
它那最轻快的波涛上
有个岛屿晃荡到达者的摇篮。

二

玩具，海水
在它们朦胧的流动中
用它们的吻在谈论
那开始端出
地平线的黎明。

鸽子在它们的窠里
抖动着它们的羽翼
大海醒来了
浴着阳光——
白日的晨曦。

西北风殷勤爱抚
那入海的帆
和它的发肤
当它在漫不经心的梦中——
一身冷露。

沐着阳光的波浪
使眼睛苏醒
那儿生命之船
正扬帆远行
驶向自己的凭证。

三

浪涛给它抚弄的沙滩以爱之一吻
海鸥赠送给地平
以天蓝色的自由权利
水波时去时来
泡沫的回答在贝壳耳朵里。

谁把那晒黑了的金发姑娘带走了?
海风以它的透明的呼吸
使梦想之帆倾侧
在远处
爱絮语着它的允诺——惊涛在唱和。

七支夜曲

一

一个又一个的梦接连来到
迎接素馨花的生辰
一夜又一夜地消磨
为那些天鹅的白色失眠症

凉意降生在树叶里
犹如星星照亮的感觉
在无边的天际。

二

吉祥的星光降落在寂静上
寂静背后是一支冒失的曲调
情人
从另一世界来的声音之女妖。

如今那垂死的阴影还在游移

它的破裂了的自信
它的无可挽救的眩晕——仍在那里。

三

所有的松树都指向午夜
所有的手指
都向着静寂

在梦的敞开的窗户外
缓缓地，缓缓地
忏悔在展开
并且，象纯正的颜色，向星星偏离！

四

一个完全赤裸的肩胛
犹如真理
为它的精确付出代价
在这孤独地闪耀的
黄昏之关卡
在我的怀乡病的
秘密的半圆月下。

五

不设防的夜被记忆偷袭
那深蓝色的
红色的
黄色的记忆

它那张开的怀抱充满了睡意
它那平伏的头发充满了风
它的眼中充满了静寂。

六

深不可测的夜，无限的辛酸
失眠的眼脸
痛苦化为哭泣之前的煎熬
损失将要降落的倒悬

死亡点上的埋伏
当思路被枉自迂回的谋划所阻挡
在它的命运的帷裙上。

七

月亮给黑夜戴上王冠
当阴影已分割完毕
那幻象的表面

经熟练的耳朵测量过的痛苦
出于无意地忽然崩垮
在一个因黄昏忧郁的号角
而变得毫无价值的观念下。

周　年

我将我的生命带到这么远
这永远在太阳附近
挣扎着的地点
青年人在岩石上
胸对胸地迎风站立
那儿有个人要走了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
他以天凉计算他那青葱的时刻
以海浪计算他的听觉的幻想

以翅膀计量他的悔恨和懊丧
哦，生命
一个长大成人的孩子的生命
永远在大海身旁
当太阳教育他呼吸
在鸥影消失的地方。

我将我的生命带到这么远
白色的加法，黑色的总计
少数的树木和少数
湿漉漉的卵石
抚摩前额的温柔的手指
那个事先为之整夜哭泣
而此刻已不复存在的前额
而且谁也不在了。
但愿能听到一种自由的脚步
一个停息了的声音会升起
那些船尾会在码头摇曳，刻写着
在它们的地平上，一个更加深蓝的名字
短短的几年，几次潮水
敏感地划着
在环绕着爱的海湾里。

我将我的生命带到这么远
到那行将消失的沙中的痛苦犁沟
——谁要能看见两只眼睛碰到他的沉默

并同它们的阳光混合，关闭一千个世界
就让他提醒他的在其他太阳中
更加靠近光明的血液
那里有一丝微笑为火焰而赔偿损失——
但此处在这愚昧而迷惘的风景中
在一个冷酷无情的茫茫大海里
成功在散发
纷飞的羽毛
和已经附着于土地上的时机
那急性脚跟下的坚硬的土地
那容易晕头转向的
如一座死火山的土地。

我将我的生命带到这么远
到一块誓必忠于液体的石头
在列岛的那边
低于海涛
就在锚的跟前
——当船只经过，用热情爆炸
某个新的障碍，胜利地越过它
而希望，连同它所有的保险品
太阳在人类心中的收获，即翩然降临——
那些疑惑的网拉来了
一个盐的雕塑
那是精心刻制的
雪白而平凡

它那空洞的眼窝转向大海
支持着无限。

海　伦

第一滴雨淹死了夏季
那些诞生过星光的言语全被淋湿
所有那些以你为唯一对象的言语。
我们的手还伸向哪里，既然气候已不再对我们重视？
我们的眼睛还瞧哪里，既然阴云已遮蔽遥远的天际？
既然你已闭眼不看我们的风景
而且——仿佛迷雾浸透了我们——
我们被遗弃了，完全遗弃了，为你那死寂的意象所围
　　困？

我们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提防着新的杀机
只要你还在，死亡就无法把我们打翻在地
只要别处还有风在充分欣赏你
从身边将你掩护，犹如我们的希望从远方当你的风衣
只要别处还存在一片绿野
越过你的笑声直到太阳身边
悄悄地告诉太阳我们要再次相逢在一起
不，我们要面对的不是死亡
而是秋天最小的雨滴

一种朦胧的感觉
在更远处我们的灵魂中继续生长的湿土气息。

而且如果你的手不是握在我们的手中
如果我们的血液不是在你梦的脉管中流动
那洁净无瑕的碧空中的光辉
我们内心的从未见过的音乐
仍然维系着我们，悲伤的行旅者，向世界靠拢
那是潮湿的风，秋天的时刻，隔离
肘部搁在记忆上的酸痛的支撑
它在黑夜开始把我们从光明割开时苏醒
在面对悲伤的方窗的背后
什么也不泄露，因为它已经变成
看不见的音乐，壁炉里的火苗，墙上巨钟的嘀嗒声
因为它已经变为一首诗
一行接一行合拍地应和着雨滴、泪珠和言语——
不是别的而是象这样的言语，也有一个单一的目标：
　　你。

白日的青春期

白日的青春期，欢乐的源头活水
古老的爱神木挥舞着它的旗帜
云雀要向日光敞开胸窝
一支歌曲将悬挂在中天摇曳
它播散四方的风
用火焰的黄金般的谷粒

解放大地的美。

桑 托 林 颂 歌①

你从雷霆的腹中诞生
在忏悔的云里颤动
坚忍，大胆，严峻如石头
你召唤太阳来作你的第一位见证
让强烈的光之辐射面对着你
铺展开去，引起海上一个战斗的回声。

① 桑托林是希腊的一个海岛。

海醒了，起而反抗，
你挺起一个岩石的胸膛
上面记载着南风的灵感
让痛苦在那里雕刻自己的内脏
让希望在那里雕刻自己的内脏
用感化宇宙的言语
用火，用烟，用岩浆
你产生白昼的音响
将钟声举起
让它进入绿色和玫瑰色的幻象的门廊
那是崇高的理智敲响的
为了把八月中阳光下的鸟雀来歌唱。

靠近海涛的轰鸣，泡沫的哀叹，
在睡眠的圣餐品之间
当黑夜在星星的荒野中徘徊
搜寻着黎明的证言
你体验诞生的欢忭。

你是第一个跳出来，进入了寰宇，
为大海所产生，斑岩所孕育
你向遥远的天涯寄送
在海的警戒中养成的祝福
去把白日苏醒时的柔发爱抚。

心搏的女王，爱琴海的羽翼，
用感化宇宙的言语
用火，用岩浆，用烟，
你发现了你命运的伟大布局。

如今正义昭彰地站在你面前
黑色的山岳在光辉中游弋
热望在挖掘它们的喷火口
在心灵的饱受折磨的境地
而从希望的斗争中一个新的地球准备好了
可以披上满身虹彩的晨曦
让那复活梦想的人类
那歌颂太阳怀抱的人类
大踏步前进，带着山鹰和旗帜。

哦，怀着最大愤怒的女儿
大海生育的，赤裸着身体，
打开人类光荣的大门
好让健康来美化土地
让感官可以万紫千红地开花
可以张开它们的羽翼
让自由可以从四面八方吹起。

在风的宣告中
闪出个新的永恒的美人
当那年方三小时的太阳升起的时候

她浑身蔚蓝，演奏创造的风琴。

礁石的玛丽娜

你嘴上有风暴的滋味——但是你曾在哪里
整天与大海和岩石的冷酷幻想漫游？
一阵击鹰风将山丘刮得精光
使你的愿望也浑身赤裸
你眼中的瞳子抓住吐火女怪① 的信息
用泡沫的花边将记忆衬托
童年九月那熟悉的坡道何处去了
那儿你曾在红色的土地上嬉游
你曾向下注视别的姑娘们那深邃丛密之处
在你的朋友们留下了几抱迷迭香的角落。

但是你整夜在哪里漫游
同那岩石和海水的冷酷幻想？
我叫你将它全部光辉岁月的踪迹保留在赤裸的水里
叫你仰卧着欣赏万物的黎明
或者再一次漫游于黄色的田野
胸佩光明的三叶草，啊，诗歌的女杰！

① 希腊神话中的女怪，狮头、羊身、蛇尾。

你嘴上有风暴的滋味
有一件殷红如血的衣衫
沉浸于盛夏的金光和风信子芳香的熏染
但是你曾经在哪里游荡
走向海岸，向那铺满卵石的海湾？

那里你发现清凉的咸海菜
但更深处是一种流血的人类情感
你惊惶地张开两臂，喊出它的名字来
然后轻轻进入海中的静境
那儿你自己的海星① 发出光彩。

听啊，语言是老年人的谨慎
而时间是人们粗暴的雕刻手
可太阳站在它上头，象只希望之兽
至于你，紧而又紧地抱着一种爱情
嘴唇上还感觉到风暴的焦灼。

你不要指望另一个夏季，如海水般蓝透的时光
以为江河还会倒转自己的流向
来把你带回到它们的故乡
以为你可以再次亲吻别的樱桃树

① 海中的一种棘皮动物，体扁平，形如五角星。

或者将那西北风的骏马跨上。

· · ·

被固定在岩石上，没有昨天或明天
戴着风暴的头巾，踩在巉岩的边沿
你必须向你的那个谜语说“再见”。

天蓝色记忆的时代

橄榄林与葡萄园远到海边
红色的渔舟在回忆中更远
八月的金蟋蟀之壳正在午睡
蚌贝与海草躺在它身畔
新造的绿色船壳浸在平静的海水里
“上帝会安排”的字样还隐约可见

岁月象树叶和石子一样经过
我记着那些年轻人，那些水手
他们出发时在自己心灵的映象上
绘着彩帆，歌唱着天涯海角
他们胸脯上刺着北风的利爪

我在寻觅什么呀，那时你向我走来
头戴朝霞，眼含古老的海水

浑身是太阳的热力——那时我在寻觅什么
在辽阔梦乡中那深邃的海底
一阵无名的忧郁之风吹皱了感情
在我心灵上镌刻着海洋的标记

我的指头上有沙，我握拢手指
我的眼睛里有沙，我抓紧拳头
这是痛苦呀——
我记得那是四月，是头一次
我向你那凡人的躯体摸索
你那有血有肉的凡人体魄

作为我们在大地上的第一天
那是孤挺花节日，但你受了苦情
我记得，嘴唇咬破了，血迹很深
那永远烙着时间印记的皮肤上也有深深的指甲痕

然后我离开了你
一阵咆哮的风刮起那些白房子
那刚刚粉刷在天上的洁白的云涛
而天空曾经以一丝微笑将万物高照

如今我要在身边留一罐永生的水
作为模型，象征着自然的风暴
以及你的那双使爱情受苦的手
以及你的那个与爱琴海相呼应的贝壳。

爱琴海的忧郁

在午后的翠鸟间，灵魂是多么谐和！
在远方海岸的呼啸里多么风平浪静！
树木密丛中的布谷鸟
渔夫们晚餐的神秘时辰
那演奏手风琴的大海
一个女人遥远的渴望之情
那袒胸露乳的女人呀
当记忆进入巢穴
紫丁香用火焰将落日浇淋！

驾一叶圣母之帆的快船
他们出海了，那些百合花的爱慕者
却留连异乡，带着风的祝愿；
但这里请看黑夜怎样泼出潺潺的睡意
好象是辽阔海滩的洁白晶莹的颈项上
那汩汩地奔流的发辫；
请看少女之梦的轻尘
为留兰香和紫苏所熏染
怎样被散播和漫溢于天空
用奥利安① 的那支金剑！

① 希腊神话中的猎人。

在三个十字路口，站着些古代的巫婆
用干枯的麝香草把风点燃
那儿几个苗条的身影在轻盈地摇曳
每人抱着一只密封净水的小罐
安详地，仿佛在走入乐园……
而从蟋蟀的遍野迸溅的祷声中
美人们身披月光隐隐地出现
来到午夜的打谷场上曼舞翩跹……

啊，一潭波光如镜的净水
神迹在深处漂流
啊，七朵小小的百合花在闪烁！

当奥利安的宝剑回来
它将发现灯下那贫困的食粮
不过是一颗灵魂在星星灼热的余烬上
它将发现那双伸向无垠的巨手
不过是荒凉的海草，海滩最小的幼子
而岁月则是翠绿的宝石……

啊，翠绿的宝石——
这就是风暴预测者所见到的你
在白日诞生时阻止着光明
宇宙的双眼诞生时的光明啊！

维奥蒂亚[1]的形状

这里，荒凉的一瞥消失在石头和仙人掌上
这里，时间的脚步在海中回响
这里巨大的云朵展开它们的金色的旗
在天空彩饰的条纹里
告诉我永恒从什么源泉喷涌
告诉我什么样的征兆你最关心
告诉我什么是可怜的绦虫的命运

为风所照亮的维奥蒂亚的土地啊！

在那如圣烟般升起的宫殿下面
以赤裸的手弹奏的乐队怎样了
哪儿是那有着古老的鸣禽
和唤醒人们恐惧的喧嚣的门口
当太阳凯旋般进入
当命运在心脏之矛上蠕动
自相残杀的激情着火的时候
那不朽的三月奠酒
那潮湿草地上的希腊窗花又怎样了

---

(1) 希腊中东部的地区名。

额头和双肘已经受了伤
时间因过多的日晒而变得绯红
人们已奋力向前
满怀悲伤和憧憬

刻毒的形状啊！由于夏日风暴中的风
而显得崇高了的形状
当风暴留下了火焰般金黄的痕迹
在丛山和鹰隼的身上
在你手掌上的命运的纹路里

你能勇敢地面对什么，你能磨损什么
披着草地的音乐，你将如何
穿过石南或鼠尾草行进
朝着箭头最终的下落

在维奥蒂亚的红土上
在岩石的凄凉的进行曲中
你将点燃金色的火把
你将根除记忆中罪恶的丰稔
你将给野薄荷留下个辛酸的灵魂。

疯狂的石榴树

在这些粉刷过的乡村庭院中，当南风

呼呼地吹过盖有拱顶的走廊，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在阳光中撒着果实累累的笑声，

与风的嬉戏和絮语一起跳跃；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以新生的叶簇在欢舞，当黎明

以胜利的震颤在天空高举起它的旗帜？

当草地上那些裸体的姑娘们醒了，

用白皙的双手采摘翠绿的三叶草，

还在梦的边缘上飘游，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随意用阳光把她们的篮子装满，

让她们的名字被鸟儿纷纷讴歌；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在同宇宙多云的天空零星地战斗？

当白日炫耀地佩带七种不同的彩羽，

用千只炫目的棱镜将太阳围绕，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抓住了一匹奔马绺绺纷披的鬃毛；

它从不忧伤，从不懊恼，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在高叫新生的希望已开始破晓？

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在欢迎我们，

远远地摇着多叶的手帕，如熊熊火光，
摇着一个即将诞生千百艘船只的海洋，
即将使千百次涌起的波涛
向荒无人迹的海滩奔荡，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使帆缆高高地在透明的天空振响？

高高地在上面，伴着发光的葡萄串，
傲慢地狂欢着，充满了危险，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在世界中央用亮光撕碎魔鬼险恶的云天，
又从东到西铺开白日的桔黄色衣领，
上面有密布的歌曲装点；告诉我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在急急忙忙地解开白昼的绸衫？

在四月初的衬裙和八月中旬鸣蝉的深处，
告诉我，嬉戏的她，发怒的她，诱惑的她
从所有的威胁中摆脱掉黑色邪恶的阴影，
将头晕眼花的禽鸟倾泼于太阳的胸脯；
告诉我，那展开羽翼遮盖着万物的胸乳，
遮盖在我们深沉的梦寐之心上的，
　　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初升的太阳（1943）

“我不再认识黑夜……”

我不再认识黑夜，这死亡的可怕匿名
一支星星的船队已在我灵魂的深处下碇
于是长庚，哨兵啊，你才可以闪耀
在梦想我的小岛上那幸福的微风附近
宣告黎明的到来，从它高高的巉崖上
而我的两眼拥抱你，驶着你前进
凭这真诚的心灵之星：我不再认识夜神。

我不再认识那否认我的世界的名字
我只清楚地辨认贝壳，草叶，星星
我在天空大道上的对抗没有用了
除非当我横渡不朽的海洋时
那含着泪珠又盯住我的仍是幻梦
啊，长庚，在你的金色火焰的穹隆下
那不过是黑夜的黑夜对我已经陌生。

夏天的躯体

在蚂蚁和蜥蜴的上空
已经很久很久没听到雨声
如今太阳没完没了地晒着
果树涂抹了自已的嘴唇
大地的毛孔慢慢地张开了
在涓涓作响的溪畔
一株大树凝视着炎日的瞳仁。

这是谁，在那边海滩上摊开手脚
抽着银灰色橄榄叶的烟，仰天而卧？
蟋蟀在他耳里警告低鸣
蚂蚁赶忙来到他胸脯上操作
蜥蜴在他腋窝的荒草中滑行
而那个派它来的小海妖在唱歌：

“啊，夏日赤裸的躯体，烤焦了
又被油盐不断地侵蚀掉
岩石的身躯，心脏的震颤
疾风在杨柳发丝间的飘摇
弯弯腹股沟上的紫苏香味
满是小小星辰和松针的阴阜

深奥的躯体啊，白昼的容槽！

“迟雨降临，猛袭的雹子
扫过被寒风利爪抽打的陆地
带着粗野的巨浪沉落于海底
而群山高耸，插入密云的乳房里
但在这一切后面你漠然微笑
再一次找到了你永生的时日
当你又被太阳发现在沙滩上
被蓝天发现洋溢着赤裸的活力。”

“锃亮的白昼……”

锃亮的白昼，发声的海螺
那使得我赤裸着在两岸欢迎的呼喊中
走过我一生每个星期日的发声的海螺
让你的初次相识的风纵情地吹吧
展开一片娇柔的绿色草地
那儿太阳能够滚转他的头颅
能够用它的吻将罂粟花点燃起
罂粟花啊，由人们养育得这么美
以致它们酥胸上那唯一的标记
就是结束忧伤和获致自由纪念的
反抗的血题。

我曾谈到爱，谈到玫瑰的健康
谈到那独自径直走入心中的曙光
谈到在海上安然信步的希腊
她总是携带着我
在裸身戴雪的山岳之间一起远航。

我将我的手伸给正义
缥缈的喷泉，最壮丽的春天
我的天空深湛而不变
我所喜爱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再生
我所喜爱的一切永远在起点。

“饮着科林斯[1]的太阳……”

饮着科林斯的太阳
读着大理石的废墟
大步走过葡萄园和海
将我的鱼叉对准
那躲避我的祭神用的鱼
我找到了太阳赞歌所记住的叶子
渴望所乐于打开的生活领域。

---

① 希腊一古老城市。公元前146年罗马军队攻陷此城，吞并希腊。

我喝水，采撷果实
将我的双手插入风的叶簇
柠檬树催促着夏日的花粉
青鸟从我的梦中飞渡
于是我离开，报以辽阔无边的一顾
这时我眼中的世界被从新创造了
又变得那么美好，按照内心的尺度!

“我永远忠于那亲爱的名字……”

我永远忠于那亲爱的名字
在那棵橄榄树的荫蔽中
在大海毕生的咆哮里

那些向我扔石头的人不再活着了
我用他们的石子砌一个喷泉
妙龄的姑娘们来到泉边
她们的嘴唇从黎明往下凑
她们的秀发远远地向未来飘展

燕子来了，这些风的幼婴
它们饮呀，它们飞呀，让生命继续前进

对梦的威胁也变成了一个梦
痛苦绕过幸福的海岬
蓝天胸中什么声音也不曾消隐

不死的海啊，请告诉我你耳语些什么
我清早来到你早晨的喷口
在你的爱出现之处，那山顶上
我看见喷着星星的夜的意志
那咬着大地嫩枝的白昼的劲头

我见过生活草地上的一千枝野百合
真实之风中的一千个孩子
那些漂亮而坚强的孩子，他们满脸和乐
还知道怎样凝望远远的地平线
当音乐将那些岛屿举起的时候

我刻下那亲爱的名字
在老橄榄树的荫蔽中
在大海终生的咆哮里。

“半沉的船……”

半沉的船
因欢乐而膨胀的木壳

风，赤脚的风
在震聋了的卵石街头
故事顺着山坡往下走
那沉默的一个，狂热的一个
希望仍是个半截子建筑。

重要的新闻，铃声
乡村场院里的白色晾衣绳
海滩上的骷髅
油漆，松脂，沥青
给圣母玛利亚准备的种种
她为了庆祝自己的节日
盼望着小小的蓝旗和白白的帆影。

而你在上头花园里
野梨树般的粗人
瘦长而未成熟的孩子
太阳在你的两腿之间
嗅着那香味
当对岸的年青姑娘
由于绣球花而春情暗起。

“这游荡的风……”

这游荡的风，在榅桲林中打呵欠的风

这吮吸着葡萄藤的小虫
这被蝎子贴着的石块
这些堆放在打谷场上
给光脚孩子扮演巨人的麦捆。

耶稣复活的图像
在松枝搔着的墙上挂起
这白色的粉壁将正午驮在背上
还有蝉，它们蹲在树木耳朵里。

白垩做的伟大夏天
软木做的伟大夏天
在一阵阵风中斜矗着的红色船帆
船底上的白色小生物，海绵
岩石的手风琴
刚刚由笨拙的渔人捉来的海鲈
太阳钓丝上的骄傲的暗礁群。

事情就这样，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命运
事情就这样，我们自已会知道太阳的命运。

“我们整天在田野行走……”

我们整天在田野行走

同我们的女人，太阳和狗
我们玩呀，唱呀，饮水呀
泉水清清来自古代的源头

午后我们静坐了片时
彼此向对方的眼神深深注视
一只蝴蝶从我们的心中飞出
它那样雪白
胜过我们梦尖上那小小的嫩枝
我们知道它永远不会消失
它根本不记得曾养过什么虫子

晚上我们燃起一堆火
然后围着它唱歌：
火啊，可爱的火，请不要怜惜木柴
火啊，可爱的火，请不要烟消灰冷
火啊，可爱的火，请燃烧我们
为我们讲述生命。

我们讲述生命，我们拉着它的双手
我们瞧着它的眼睛，它也报以凝眸
如果这使我们沉醉的是磁石，那我们认识
如果这使我们痛苦的是恶行，我们已感受

我们讲述生命，我们前进
同时告别它的正在移栖的鸟群

我们属于美好的一代人。

“膝头受伤的孩子……”

膝头受伤的孩子
头发剪短了，但梦没有剪
交叉着锚的两腿
松树的双臂，鱼的舌头
云的小兄弟！

你看到一颗湿的石子在身旁发白
你听到一棵芦苇在叫啸
你所知道的最赤裸的风景
最多彩的东西
那深而又深的是金头鱼可笑的走道
远而又远的是一艘红烟囱的船
高而又高的是小教堂的方帽

你看见植物的波涛
那儿白霜在进行早浴
以及刺藜的叶，大路拐弯处的桥
但是也看见野蛮的微笑
在树木的猛烈冲击下

在婚礼的宏大的高潮
那儿泪珠从风信子往下流淌
那儿海胆在解答水的谜语
那儿星星在预言风暴

膝头受伤的孩子
狂热的护身符，顽强的颚
轻快的短裤
岩石的胸脯，水中的百合
白云的浪荡者。

“用了多少石头，多少血，多少铁……”

用了多少石头，多少血，多少铁
用了多少火，我才被制造好
尽管我们看来纯是雾
而他们向我们扔石头，而且说
我们是把头蒙在云里跑
我们白天黑夜是怎么过的
只有天知道。

我的朋友，当黑夜叫醒你的剧烈的悲伤
我看见感情的树把你的双眉伸展

在一个纯正的观念下面
那正是你所呼唤的
不过它不会下来
无论多少年多少年
它还在天上，你还在下边。

但是渴望的幻象有一天唤醒了肉体
而那原只有赤裸的荒凉在照耀之地
如今有个城市象你所希望的在可爱地笑着
你几乎能看见它，它在等待你
把你的手给我吧，好让我在黎明时向那里
走去
用胜利欢呼的浪潮把它冲洗
把你的手给我吧——趁鸟类还没有集合
在人们的肩头上歌啼
宣布处女的希望已发现正在走来
从那遥远的海里。

我们要一起去，就让他们向我们扔石头
让他们去说我们把头蒙在云端里行走——
那些人从来没有觉得，我的朋友，
用了多少铁，多少石料，多少血，多少火
我们在建筑，梦想，唱歌。

英 雄 挽 歌（1945）

——献给在阿尔巴尼亚战役中牺牲的陆军少尉

一

在太阳最早居留的地方
在时间象个处女的眼睛那样张开的地方
当大风吹得杏花如雪片般纷飞
当骑兵把草尖点燃之际。

在一株豪迈的法国梧桐将枝叶轻轻敲响
一面军旗高高地向陆地与海洋招展的地方
那里从来没有人扛过枪
但是苍天的全部劳作
整个世界，象一颗露珠
在清晨，在山脚下闪烁。

此刻，仿佛上帝在叹息，一个阴影延长了。

此刻痛苦弯下了身子，以骨瘦的手
将鲜花一朵朵摘下，毁掉；
在早已没有流水的沟里

歌声因缺乏欢乐而死了；
岛屿象一些头发冰凉的僧侣
在无声地切着荒野的面包。

寒冬渗透到心里。某种不祥的意外
行将发生。山岳象匹马把鬃毛竖起来。

兀鹰在上空分配苍天的面包屑。

二

如今一股激情在混浊的水中升起。

风缠住树叶
呕吐它的遗骸
果实吐出它们的籽儿
泥土掩盖它的石块
恐惧在拚命挖地道，象只老田鼠
当一片母狼似的乌云，嗥叫着
从天空的林薮中闯出
给平原的皮肤上撒播一场抽搐的暴雨
然后大雪纷飞，无情的大雪纷飞着
然后它嗡嗡地奔入饥饿的山谷
然后迫使人们回答：

火或者刀斧！

对于那些带着火或刀子出发了的人
邪恶将在此降服。十字架毋需绝望
只要紫罗兰祈祷，在离它很远的地方。

三

对于那些人，黑夜是个更加惨酷的白天
他们把钢铁熔化，把土地嚼碎
他们的上帝散发着硝烟和驴皮味。

每一声霹雳都是驰骋天空的死亡
每一声霹雳都是一个笑对死亡的人
——让命运随意怎么说吧，让命运。

突然枪没打响，精神沮丧
弹片就径直向太阳中飞射
望远镜，准星，迫击炮，都因恐怖而冻住了。

那么容易，象狂风撕裂白布
那么容易，象结石刺透肺肝
钢盔滚落到左边……

根部只在土里震颤了片刻
然后烟散了，白昼便怯生生地
前来蛊惑这地狱般的淤泥。

可是黑夜升起来，象条被踩的毒蛇
死神在边沿停了些时候
然后用那苍白的爪子深深地抠。

四

他躺倒在烧焦的斗篷上
让微风在寂静的头发间流连
一根无心的嫩枝搭着他的左耳
他象一所庭园，但鸟儿已突然飞走
他象一支歌曲在黑暗中钳口无言
他象一座天使的时钟刚刚停摆
当眼睫毛说着“孩子们，再见”
而惊愕即变成石头一片……

他躺倒在烧焦的斗篷上
周围的岁月黑暗而凄冷
与瘦狗们一起向可怕的沉默发出吠声
而那些再次变得象石鸽的钟点
都来注意地倾听

但是笑声被烧掉，土地被震聋
也无人听到那最后的尖叫
整个世界随着那尖叫顿时虚空。

在那五棵小松树下面
没有其他象蜡烛般的东西
他躺在烧焦的斗篷上。
头盔空着，血染污泥，
身旁是打掉了半截的胳臂
他那双眉中间
有口苦味的小井，致命的印记
那儿记忆已经冻结
在那黑红色的小井里。

不要细看啊，不要细看那地方
那儿生命已经沦丧。
不要细说啊，不要细说是怎么
梦的轻烟是怎么上升的
因为就这样，那一顷刻，一顷刻
就这样啊，一顷刻将另一顷刻抛弃
而永恒的太阳就这样从世界走开了。

五

太阳啊，你不是无所不能吗？

鸟啊，你不是欢乐不息的时辰吗？
光明啊，你不是云的闯将吗？
而你，花园啊，难道不是花卉的表演地？
你，黑色的根，难道不是木兰花的长笛？
象一株树在雨中颤抖
象空虚的肉体被命运诅咒
象一个狂人用雪抽打着自己
而两眼被泪水淹没——
哎呀，山鹰问，那个年轻人哪里去了？
于是所有的小鹰都惊讶那个年轻人哪里去了。
哎呀，母亲悲叹着问，我的儿子哪里去了？
于是所有的母亲都惊讶她们的孩子哪里去了。
哎呀，朋友问，我的兄弟哪里去了？
于是所有的朋友都惊讶他们中的最小者哪里去了。
他们摸摸雪，雪热得发烫
他们摸摸一只手，手却冻起来
他们咬一口面包，面包滴血
他们深深地凝望天空，天空变得苍白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死亡不给人温暖
为什么有这样可怕的面包
为什么是这样的天空，那里本来有太阳高照。



六

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

他诞生那天色雷斯[1]群山便弯下腰来
显示大地肩头那欣悦的麦穗
色雷斯群山俯身吐啐
一次在他头上，一次在他胸上，一次在他啼哭之际。
希腊人来了，带着可怕的武器
将他在北风的襁褓里高高举起……
然后日月飞度，各显身手
他们弓身跃马纷纷地奔驰。
然后斯垂蒙河在晨风中滚滚向前
直到吉卜赛银莲花的铃铛到处响起
而从地球两端来了大海的牧者
他们将三角帆羊群向远方赶去
那儿大海的肺腑在深深呼吸
那儿有块大石头在叹息。

他是个小伙子，身体很强壮
晚上躺在桔林姑娘们的怀中
他会把星星们宽大的长袍弄脏
他心中的爱情是那样深厚
以致他饮尽了大地所有的芬芳
然后与白衣新娘们一起跳舞
直到黎明听见，将阳光浇在他头上，
张开双臂的黎明发现他在描绘花朵
在挠那小小树枝鞍上的太阳，

① 巴尔干半岛东南端地区名，包括希腊东北部。

或者又对那些通宵醒着的小猫头鹰
温存地把摇篮曲低唱
啊，他的呼吸象枝百里香多么强烈
他那袒露的胸脯多么象骄傲的地图一张
那里爆发着自由和海浪……

他是个小伙子，英姿矫矫
佩着手枪和暗淡的金钮扣
走路时一派大丈夫风度
那头盔却是个闪光的射击目标
（他们那样轻易地击穿了他的头颅，
他啊，连什么叫罪恶也不知道！）
他的士兵排列在他左右
在他面前报复了敌人的残暴
——以子弹回答不义的子弹哟！——
你看鲜血沾满了他的肩毛
这时阿尔巴尼亚群山发出了咆哮
然后他们将冰雪融化，来洗刷
他那身躯，一只黎明时触礁的小船那样静悄悄
他的双手，两片宽阔的荒原
他的嘴，一只不唱歌的小鸟
阿尔巴尼亚群山发出雷鸣
可是它们并不哭号
它们为什么要哭呢？
他是个小伙子，英姿矫矫。

七

树林是黑夜没有点燃的木炭。
风猛扑着，捶它的胸坎，风又在捶它的胸坎；
毫无结果。山岳跪在霜里
在寻找避难所。而深渊吼叫着
爬上悬崖，从死者的髑髅……
连悲哀也不再哭泣。象个疯女人
丧失了孩子，在转来转去，胸前佩着个嫩枝般的十字
她不哭泣。只是，束着黑色的埃庇诺斯山脉的带子，
她巍巍升起，装上一个新月形的银徽
免得行星旋转时会看到它们的阴影
会遮蔽它们的光辉
并且停步不前
在混乱中疯狂地喘息……

风猛扑着，捶它的胸坎，风又在捶它的胸坎
寂寞紧抓着她那黑色的披肩
躬着身子在月形的云朵后倾听
她倾听什么，是云一般的岁月，那么遥远？

她肩上披着褴褛般的头发——哎，由她去吧——
一个母亲在悲愤地哭泣——由她去吧——

让她在那冰冻的空房里彷徨。
因为命运不是谁的寡妇
而母亲们生来是为了哭泣，男人是为了打仗
花园是为了在一个少女的胸上开花
海涛为了咆哮，鲜血为了流淌
而自由是为了不息地闪光。

八

既然他的祖国在地球上暗淡了
请告诉太阳另找一条航道
如果他想要保持他的骄傲。
或者用土壤和水
让他在别处碧空中造一个小小的希腊姐妹。
告诉太阳另找一条路
好避免碰上哪怕只一朵雏菊
告诉雏菊以一种新的童贞绽开
这样她才不致为外来的手指所玷污。

把野鸽从那些手指里解放吧
也别让任何海峡谈起水流的苦恼
当风轻柔地吹入一个空的贝壳
不向任何地方发送绝望的信号
但要从骑士团的花园里

带来他的灵魂在鼓动之处的玫瑰
在那里，他的呼吸在逗弄
阳光下一只小小的处女般的蝶蛹——
象缎子改变光泽那样时常更换衣裳的蝶蛹
当小甲虫在金粉上醉了
而小鸟从树上轻巧地飞来打听
通过什么种子的萌芽这著名的世界才得以诞生。

九

带来新的双手吧，因为此刻他要上升
去给星星的孩子们唱催眠曲。
带来新的两腿吧，因为此刻
他要头一个参加天使们的跳舞。
新的眼睛——天哪——因为此刻
他要俯身看看爱人的百合。
新的血液，因为它们将因愉快的欢迎而狂热
还有嘴，青铜和不凋之花的鲜嫩的嘴
因为此刻他要向云霞道别。

白天，他将面对桃树
夜晚，他将驯养麦田
他将给平原遍撒绿色的蜡烛
或者冲着太阳勇敢地叫喊

给自己披上风暴，跨着刀枪不入的战马奔驰
成为那些船坞的阿奚里士[1]。
他将到神话般的黑色岛屿去
去吻那些小小的圆石
然后他将睡下
穿过那些梦的海湾
去寻找新的两手、两腿和两眼
血液和语言
去重新站立在大理石的打谷场上
并以他的神圣去搏击——哎，这一次——
同死神搏击。

十

太阳，青铜声，以及神圣的季风
在他胸脯上发誓要给他生命
任何再阴险的势力也无法得逞了
只有从桂树枝桠间漏出的光波
和露珠发出的银辉，只有十字架
在那里闪耀，仿佛高尚开始显形
而慈善手持利剑站了起来
凭他的眼睛和它们的旗帜宣告：“我活着。”

① 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的英雄。

祝你健康，古老的河流，你在黎明时分
看到这样一个上帝之子，嘴里咬着一支
石榴树枝条，熏沐在你的水波中；
祝你健康，乡村的枸杞树，你打扮好自己
当安德罗索斯[1]企图偷走他的梦；
也祝你，正午的流泉，你触摸了他的脚
还有你，姑娘，你是他的心上人
他的小鸟，他的圣母玛利亚，他的七曜星
因为只要一生中有那么一次
一个人的爱情会反射，会点燃
一颗又一颗星体，那神秘的苍穹
那个神圣的声音就会到处占领
用鸟儿小小的心脏装饰着树林
用茉莉的七弦琴装饰诗人的情蕴。

然后让它一经发现就把隐藏的邪恶铲除——
一经发现就用火将隐藏的邪恶烧净。

十一

那些被悲伤偷走了眼睛而犯罪的人

① 希腊海岛。

由于恐惧逃避了不幸而正在挣扎的人
他们迷失在乌云中
回来了，前额上没有了羽冠
回来了，脚上已没有利爪
回到海涛在冲洗葡萄藤和火山的地段
回到以月亮当犁铧的故乡田野
回到有扎龙戈的曼陀铃的故乡小岛
回来了，回到猎犬的爪子散发着
血腥味的地区，回到暴风雨
象女人收获期的白素馨那样持久之处。

那些犯罪者被背后一阵乌云逮住了
他们生活中没有棕榈或清凉的雨露
没有羊羔、美酒和来福枪，没有钓竿和葡萄树
他们没有古老的橡木和愤怒的风
睁着严厉的双眼
在那里守望十八个晨昏。
一阵乌云把他们逮住了——在他们背后
他们没有虚张声势的大叔，没有装子弹的父亲
没有亲手屠杀过的母亲
或者袒裸着胸脯跳舞
让自己被任意屠杀的外祖母。

那些犯了罪的人被一阵乌云逮住了
但是他，在天空大道上面对着乌云的人
如今却在孤独而光荣地上升。

十二

在茂盛的芳草上迈着清晨的步履
他独自上升，满脸霞光熠熠。

采花的顽皮姑娘们偷偷向他挥手
向他高声说话，声音在空中化为雾气
甚至树木也爱抚地向他低首
将枝头的鸟巢擦入两腋
枝叶浸在太阳的油彩里
奇迹——怎样的奇迹呀，下面大地上
白种人用天蓝色的犁头切开田野
山脉如电光在远方闪耀，而更远处
是春天的群山那不可接近的梦寐。

满脸霞光熠熠，他独自上升
喝醉了阳光，亮透了一颗心
以致在云中也能看见真的奥林匹斯山
而朋友们的荷散那[1]在周围浮沉……
现在梦比血液跳得更快了
动物在羊肠道两旁聚集成群

① 赞美上帝之语。

它们象蟋蟀般吱吱叫唤
仿佛说整个世界实在是庞大无垠
是一个逗弄自己孩子们的巨人。

水晶之钟在远处长鸣不歇
明天，明天，他们说：是天上复活节！

十三

远处响起水晶般的钟声。

它们谈论他这个在世间被烧死的人
象一只蜜蜂烧死在百里香的酵素中；
谈论着窒息于泥土胸中的拂晓
尽管它答应有个光辉的明朝；
谈论着那片雪花，它在心中闪耀又衰败
当听到一声远方的枪响
当阿尔巴尼亚的鹧鸪在高空惨叫着飞开。

它们说他甚至来不及哭泣
为他那生命之爱的凄切情景
那时风在远处吹得更紧了
而小鸟在坍坏了的磨坊梁柱上啾啾地哀鸣
为那些饮着烈性音乐的妇女

她们站在窗口紧紧地拧着她们的头巾
为那些从绝望奔向绝望的妇女
她们在等待草地边沿一个不祥的音信。
于是嘚嘚的马蹄声来到了门口
谈他那温暖而无人爱抚过的头
谈他的大眼睛，那儿生命已渗透
渗得那么深那么深，它再也出不来了。

十四

如今梦想在血液中跳得更快了
世界最真实的时刻发出信号：
自由
希腊人在黑暗中指出道路：
自由
为了你，太阳将因欢喜而啼哭。

斑斓如虹的海岬掉进了水里
满帆的船只在草地里游弋
那些最天真的姑娘
赤裸着在男人面前奔跑
而羞怯在栅栏的后面高叫
朋友们，哪里也不如这儿好……

世界最真实的时刻发出信号。

当黎明在广阔的绿原上行进
他愈来愈高地上升；
这时那些渴望发光了
它们曾一度在罪恶的孤寂中消隐
如今又来到他周围熠熠飞腾；
他心灵的渴望是白热的；
小鸟欢迎他，好象是他的兄弟
男人们呼唤他，好象是他的伴侣
“鸟儿，幸福的鸟儿，死亡在这里消失。”
“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生命在这里开始。”
一个天国之光的晕轮在他的头发里大放清辉。

水晶般的钟声在远处震荡、低回：
明天，明天，明天是上帝复活节。

理所当然（1959）

创世颂

一 “在开始的时候……”

在开始的时候，光明和第一个时辰，
　　那时嘴唇还是泥的，
　　试着说出世界的事情。
　翠绿的血液和金黄的球根在泥土里，
　而大海，她在睡眠中显得如此美妙，
　铺开天空那没有漂白的纱巾。
　在角豆树和挺拔的棕榈树底下，
　　那儿我独自地
　　面对世界
　　放声哭泣。
我的灵魂高叫着要一个信号手和通报人。
　　我记得那时看见了
　　三个黑衣妇女，

她们向东方举起手臂，

她们的背上沐着金光，她们留在身后的云彩

正向右边和别的形状的植物

缓缓地消失。

那是太阳，它的轴在我身上，

它光芒四射，完整，正在叫嚷。

而那个真正是我的人，那个许多世纪以前的人，

那个在烈火中仍然稚嫩，仍然固定在天空的人，

我能感觉到他正在走来，

俯身在我的摇篮之上；

而他的声音，象记忆变成了现实，

装作树木的声音、海涛的声音：

“你的戒律，”他说，“就是这世界，

而它就在你的脏腑里。

读吧，努力吧，战斗吧，”他说，

“每个人都拿起自己的武器。”

然后他摊开他的双手，

仿佛一个年轻初学的上帝把痛苦和欢乐造在一起，

首先是那七根使劲拧紧的轴线

从城垛的高处解开，

坠落到地面，

象是在巨大的风暴中，

在它的零点，

那儿有只鸟又从头开始

散发它的香甜。

血液正清爽地归来，

那些怪物正在变为人类的模样，
这样明显，真是难以设想。
于是我们家族的所有的风也来到了，
孩子们咕嘟着双颊，
拖着宽大的绿色衣裙，象美人鱼似的。
而其余的，那些熟识而高寿的长者，
披着甲皮，蓄着胡须，
他们把云彩分为两半，再分为四份，
然后把剩余的那一点吹开，向北方赶走。
那巨塔以宽阔的脚骄横地践踏大海，
地平线在远方闪烁，
那么明显，那么浓密而难以看透，
这是第一支颂歌。

三 “但在我听到风声和音乐之前……”

但在我听到风声和音乐之前，
当我出发去寻觅一块空地，
（登上一片无尽的沙原，
一路用脚跟擦掉历史）
我狠狠抓住我的床单。
我所寻觅的就是这个如葡萄园一样天真而震颤，
如天空般素净而幽深
泥土中的灵魂一点。

于是他开口说话，大海诞生了，
我凝视着它大为震惊。
在大海中央他撒播与我形象相同的小星辰：
扬鬣的石头骏马，
平静的酒瓶，
以及海豚那倾斜的背影，
约斯，西基诺斯，赛利弗斯，迈洛斯①
“每个词是一只飞燕，”他说，
“给你在夏季带来春天。”
而橄榄树是那样高大，
能通过你的双手筛出光线，
让它轻柔地覆盖着你的睡眠。
蝉也是巨大的，
你不再感觉到它们，
犹如不感到你手中脉搏的跳动。
但水却稀少，
以致你会敬它为神，
并将它的语言听懂。
而树是孤单的，
没有它自己的一个鸟群，
好让你同它交朋友
并熟悉它那尊贵的姓名。
你脚下的土地也很稀薄，
因此你会无处扎根，

① 这些是爱琴海南部和东南部四个小岛的名字。

只得不断地向深处探寻。
可头上的天空是那样广阔，
所以你能自己辨认那无垠——
这个世界
这个小小的伟大世界！

五 "于是我开始懂得海的喃喃……"

于是我开始懂得海的喃喃
和树木长久不息的沙沙声响。
我看见红色陶罐排列在防波堤上，
而更靠近那木制窗板
我侧卧而睡的地方，
北风以更高的音调在演讲，
我还看到
姑娘们如卵石般美丽、赤裸而润滑，
一点乌黑在她们的大腿窝内呈现，
而那丰盈放纵的一大把
在肩胛两旁蔓延。
她们有的在直立着吹海螺，
其余的拿着粉笔
在书写奇怪而不可理解的文字：
ROES, ESA, ARIMNA

NUS, MORIMLATITY, YLETIS①

鸟类和风信子的低鸣,

或七月的其他言语。

在钟敲十一点时,

在五呜深处,

有河鲈、海鲤和鮈鱼,

摇着大鳃和短尾。

我升得更高时看到海绵

以及海星,

以及细长而沉默的海葵;

再高处接近水面的地方,

有淡红的帽贝和咸草

以及半张开的翅贝。

“珍贵的语言,”他说,“是时间

和海风那可靠听力所保存的

古老的誓言。”

而在木制窗板的近旁

我侧卧而睡的地方,

我将枕头紧紧地抱在胸上;

我眼中满含泪水。

我是在恋爱第六个月里,

我的腹中躁动着一颗珍贵的种子;

这个世界

这个小小的伟大世界!

① 上面几个字的确“不可理解”,例如第一个似是希腊文“河流”的拼音。

受 难 颂

一 “那末这就是我……”

那末这就是我，
为了少女们和爱琴海诸岛而创造的我，
雄獐跳跃的爱慕者
和橄榄树的狮信徒；
太阳的酒客和灭蝗的能手。
这是我，面对着
不屈者的黑裙
和打掉了胎儿的岁月的
空洞的子宫，性欲的呼喝！
天空释放了风雨，雷霆袭击着山岳。
无辜者的命运啊，你看，又独处于海口！
在海口我摊开双手，
在海口我撒开双手，
并且没看到别的财货，没听说别的财货，
只有清冷的泉水在倾送
石榴或西风，或者是吻。

每人带着自己的武器，我说：
在海口我要部署我的石榴，
在海口我要安置放哨的西风，
我要放开那由于我渴望而变得神圣的古老的吻！
天空释放了风雨，雷霆袭击着山岳。
无辜者的命运啊，你就是我的命运！

二　“他们给了我希腊语言……”

他们给了我希腊语言，
我住的是一所茅屋，在荷马沙岸上。
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语言，在荷马沙岸上。
那儿有鲷鱼、河鲈，
冷风吹打的话语，
蔚蓝色中翠绿的水渠，
凡我所看到的都在我的五脏中点亮，
水母，海绵，
使用海妖最初的言语，
彩红色贝壳带着最初的黑色震颤。
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带着最新黑色震颤的语言。
那儿有石榴、榅桲树，
晒黑了的神祇，叔伯和堂兄弟，
他们将油倒入巨罐里，

薄雾从深谷升起，散发着
柳树和乳香树的
金雀花和胡椒根的香味；
伴着金翅雀最初的啁啾，
甜蜜的赞美诗和第一声“光荣归于你”。
我唯一关心的是我那说第一声“光荣归于你”的言语！
那儿有月桂和棕榈枝，
香炉和袅袅香烟，
战争和燧发枪的祝愿。
在满是葡萄园枝蔓的地面，
有烤羊的浓香，禽蛋的爆裂，
和“基督复活了”，
随着希腊人的第一发子弹。
秘密的爱情连同赞歌最初的辞藻。
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带有赞歌最初辞藻的语言。

·散文诗〔一〕·

向 前 线 挺 进

圣约翰日，即主显节次日，黎明时分我们接到再次开赴前线的命令，到了那里你就分不清工作日和假日了。我们要去接

管从希马拉到台佩莱拉的战线，那是一直由阿尔坦人防守的。理由是他们从第一天起一直在战斗，没有间断过，而现在只剩下一半人，再也承担不起了。

我们从前线撤下来，在乡村过了十二整天。现在我们的耳朵刚刚习惯了日常生活中可爱的吱吱嘎嘎的声响，我们刚开始从一只狗的吠叫或远处教堂的钟声中领略出一点意思来，他们却通知我们必须回去再听那种我们确实熟悉了的唯一声音，即迟钝而沉重的大炮声，单调而急速的机枪声。

一夜又一夜我们艰苦而不休止地前进，一个跟着一个，象盲人那样——流着汗使劲从有时没过膝盖的泥浆里拔腿而行。因为一路之上总是下着毛毛细雨，就象我们身体内部那样。很少几次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大家也一言不发，全都那样严肃沉默，在燃着的一支松明火光下一个个分享着葡萄干。或者有时碰到机会，我们扯开军装狠狠搔着自己的身体，直到搔出血来方罢。因为我们浑身是虱子，而那是比疲劳更不好受的。终于，黑暗中传过来一声哨响，号令我们开始行动，我们便又象驮载的牲口那样努力前行，要赶在天亮之前取得进展，天一亮我们就会成为飞机的明显目标了。由于上帝并不知道目标一类的事，所以他仍坚持自己的习惯，让日光在每天同一时刻降临呢。

然后，我们隐蔽在深谷中，把脑袋朝沉重的那一侧放倒，使它不致做出梦来。但鸟类会对我们恼火得很，觉得我们根本不重视它们的谈话——也许还因为我们在无缘无故地损害大自然吧。我们的确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农人，携带着一种不同的铁镐和工具，讨厌极了。

撤回到乡下的那十二个整天，我们时常接连几个钟头地凝

视着镜子中我们的面容。正当我们的眼睛渐渐地习惯了以往那些熟悉的特征，正当我们开始小心地领略那光溜溜的上唇或睡得丰满了的面颊的意义时，他们便通知我们出发，以致第二天晚上我们即开始感到我们又在变样，第三天更加，到了最后一天即第四天，就很清楚我们已不一样了。此外，我们仿佛是由年龄不同的几代人组成的一伙在沿路行进，有的来自现今，有的来自古代，由于胡子过多而变白了。头上扎着带子、愁眉苦脸的山地酋长，能吃苦耐劳的牧师，经历过几次战役的军士，表情严肃地挥着斧子的开路先锋，沾满了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的鲜血、手中拿着钉头锤和盾牌的拜占庭边疆卫士，大家在一起，谁也不说话，肩并肩地哼哼着永远前进，越过山脊和中间的峡谷，从不去想别的事情。因为正如那些一再走厄运的人习惯了祸害并最后归咎于命运或天数那样，我们始终一往直前，迎着我们所谓的瘟疫，象我们讨厌暗雾或乌云时说的那样——流着汗使劲从有时深过膝盖的泥浆里拔腿而行。因为一路之上外面总是在下着毛毛细雨，就象我们身体内部那样。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已很接近那分不清工作日或假日、病人或健康人、穷人或富人的地方了。因为前头的吼声，犹如群山那边的风暴，在不断增大，以致到最后我们能清楚地分辨出那迟钝而沉重的大炮声和单调而急速的机枪声了。还因为，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碰到了那些朝另一方向缓缓行进的伤兵。而那些戴红十字臂章的医务人员会把担架放下，向手心吐几口唾沫，眼中流露着渴望得到香烟的狂热目光。当他们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时，他们会摇头诉说他们的血腥可怖的故事。可是我们听到的只是黑暗中传来的其他声响，它们由于那深渊中的火焰和硫磺而仍在发烫。有时候，但不那么常见，有一种闷住的

呼吸声，象打鼾似的，那些熟悉的人知道那是死亡的格格声响。

有时他们一路拖着那些几小时之前才被我们的巡逻兵在突袭中抓到的俘虏。他们的呼吸带有酒臭味，他们的口袋里塞满了罐头或巧克力糖。可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背后的那些桥梁被切断了，我们的骡子已毫无办法，陷在冰雪和滑溜的污泥中。

终于，时刻到了，我们看到了远处这里那里升起的黑雾，以及沿着地平线最先出现熠熠闪耀的红光。

·散文诗之〔二〕·

骡　　夫

在那些日子里，终于过了整整三个星期之后，第一批骡夫进入了我们的国土。他们把一路经过的那些城镇如德尔维纳、萨兰达、科尔察的情况告诉我们。他们以尽快结束和一走了之的神气卸下了咸鱼和饼干。因为他们对这种来自山区的轰轰声很不习惯，总觉得害怕，对我们瘦脸上的黑胡子也是如此。

这时发现他们中有个人身上带着些旧报纸。于是我们全都以惊愕的心情阅读着——虽然我们已经听到过关于此事的谣传——人们怎样在首都举行庆祝以及将那些从普雷维萨和阿尔塔回来休假的战士们扛在肩上游行。那时钟声整天都在长鸣，晚上人们在戏院里唱歌，并在舞台上演出我们的生活情景让群众欣赏。

我们全都沉重地缄默着，因为我们的灵魂由于成年累月在旷野中呆着已变得凶狠起来，而且即使不说，我们也都对剩下的年月感到紧张。事实上，满眼泪水的中士佐伊斯却无视那些登载世界新闻的纸片，只在上面留下了五个指头的痕迹。而我们其余的人一句话也没说，只不过用眼光表示了我们对他的某种感激之情。

那时列夫特里斯独自站在一旁悠闲地卷着一支纸烟，仿佛他把宇宙的困境都承担在自己肩上似的。他回过头来说道："中士，什么事那么惹你生气呢？那些命定吃鲱鱼和饼干的人将永远回去吃鲱鱼和饼干。而那些做日常文书工作的也得同样这么办，那些安排过舒适生活的亦将如此，不过他们是无法掌握生活的。但是请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吧：只有那种与自己内心的黑暗搏斗的人才能终于找到自己在阳光下的位置。"这时佐伊斯说："那么你认为我就没有自己的老婆、田地和麻烦事儿，得老坐在这旷野里守着啦？"列夫特里斯回答道："中士，一个人不喜欢的东西才是可怕的，因为它们已经丧失了，无论你怎样努力要抓住它们也是白费。可是你不会丢失感情上的东西，不用担心，而那就是在这荒野尽力而为的目的。或迟或早，那些命定要寻找它们的人必然会找到。"这时佐伊斯又问道："那么你觉得谁会找到它们呢？"于是列夫特里斯不慌不忙伸出一个指头说道："你和我，兄弟，以及任何一个被正在倾听着我们的现今所选中的人。"

恰好这时我们听到了夜空里尖啸着向我们飞来的炮弹。于是我们迅速地脸朝下卧倒在荆棘上，因为如今我们凭感觉认识了那些看不见的标志，而我们的耳朵能够预先准确地断定炮弹将在哪里落地开花。炮火并不曾伤害什么，只是少数几匹骡子

用后腿直立起来，而另一些则吓得四散跑开了。当浓烟消散时，你能看到那些辛苦地带领骡队的人正在大声吆喝着追逐他们的牲口。他们以惊惶的神情继续卸着鲱鱼和饼干，企图尽快结束并一走了事。因为他们对这种来自山区的轰轰声很不习惯，总觉得害怕，对我们瘦脸上的黑胡子也是如此。

赞　　歌

4．“一只孤独的燕子……”

一只孤独的燕子和一个昂贵的春天，
为了让太阳运转要做一桩事业，
要一千个死者在车轮旁流汗，
要生者也捐出他们的鲜血。

上帝，我的建筑大师，你把我建在群山之中，
上帝，我的建筑大师，你把我封闭在海里！

魔术师把五月的尸身抬走，
他们把尸体葬入海洋的坟墓；
他们把它封存在一口深井中，
它的香味充溢于黑暗和整个地狱。

上帝，我的建筑大师，你也在复活节的紫丁香里；
上帝，我的建筑大师，你也闻到复活的香味！

象精子在一个幽暗的子宫中蠕动，
那可怕的记忆之虫破土而出，
并象一只饥饿的蜘蛛咬住光明，
使海岸发光，大海也辉煌夺目。

上帝，我的建筑大师，你用海岸把我包围，
上帝，我的建筑大师，你把我砌在群山里。

5．“打着星星的灯笼……”

打着星星的灯笼，我出外走进天空。
在草地清凉的空气里，在大地唯一的海滨，
哪儿我能找到我的灵魂，那颗四叶草①宝石啊！

桃金娘②满怀忧郁，忧郁镀上睡眠之银，
她们使我面容庄严了，我使劲吹气，独自前行：
哪儿我能找到我的灵魂，那颗四叶草宝石啊！

啊，所有光线的向导，卧室的魔术家，

① 希腊人喜爱三叶草，常用作花环和装饰品。这种草如有人找到长有四片叶子的，便预兆他将获得幸福。
② 植物科名，尤指爱神木，常用作女人名。

预知未来一切的占卜者，请告诉我：
哪儿我能找到我的灵魂，那颗四叶草宝石啊；

一个又一个世纪，我的姑娘们在哀悼，
我的小伙子们带着武器，但他们谁也不知道：
哪儿我能找到我的灵魂，那颗四叶草宝石啊！

在寥廓的太空，黑夜以千百条臂膀
将我的脏腑搅动。这痛苦煎熬着我：
哪儿我能找到我的灵魂，那颗四叶草宝石啊！

打着星星的灯笼，我出外漫游天空。
在草地清凉的空气里，在大地唯一的海滨，
哪儿我能找到我的灵魂，那颗四叶草宝石啊！

7. “这个啊这个世界……”

这个啊这个世界，是同一个世界，
有许多太阳和尘雾，有着晚祷和喧腾；
星群的编织者，海藻的镀银工，
在梦乡别离处，在记忆衰退中，
这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
是一只铙钹、一只铙钹，和遥远无益的笑声！

这个啊这个世界，是同一个世界，

那掠夺快乐的人，那蹂躏泉水的人，
高居洪水之上，远处飓风之下；
那弯曲的、驼背的，那多毛的、血红的，
夜晚弄箫，白天吹笛；
那扁平头颅的，那长方脑袋的，
在城市的沥青道上，在草原的三角帆上；
那些不自愿的和那些自愿的，
所罗门国王和女巫的儿子。

这个啊这个世界，是同一个世界，
有着退潮和亢进，有着悔恨和暴风云；
黄道带的发明者，天穹的冒失星，
从黄道的边缘，到宇宙的远境；
这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
是一只喇叭，一只喇叭和一团遥远无用的云！

11. “我将剃成光头……”

我将剃成光头，为所有青葱者传教；
我将谦卑地听命于所有的禽鸟。
我将从黑夜出来，走向每株无花果树的晨祷，
精神振作，衣襟里兜满
天青色、玫瑰红和紫蓝。
于是我将点燃所有的

勇敢的水滴。我啊，比一切更勇敢！

为了供奉我的圣像，我将有纯洁的处女，
她们仅穿着宽阔荡漾的海的内衣。
我将祈祷让我的纯真呈现
桃金娘的本性和野兽的筋肌；
让我可以在我强壮的内脏中
堵死那苍白的、卑鄙的邪恶和肮脏。
永远永远，我比一切更强壮。

种种的罪恶将随时来来去去，
有时获荣誉的裨益，有时遭悔恨的鞭打。
那时亚历山大大帝的坐骑将忿然冲杀，
来痛击我所向往者：
豪气，爱情，光华。
然后，嗅出它们原来更有力量，
他才掉首承认。我，比他更强大。

但是，当所有秀挺的百合花敲响六点钟，
那时我的判断将使时间中出现空洞，
因此第十一条戒律[①]将从我眼前跳开；
这个世界将是或者不会是
永远的神化，产前的阵痛。
对此我该早已用我灵魂的公正
向全体宣布：我，人类中最公正的人。

① 《圣经》中只有十诫，这里讲的第十一条戒律，即指非基督教的东西。

·散文诗〔六〕·

预　　言

在灾难之后多年，他们把险峻的山脊叫到教堂里，并赞美它。天上那些古老星辰的遗物和结了蛛网的角落，将被从人类心中诞生的风暴所扫除。而正在为古代统治者们付出代价的宇宙将因恐惧而战栗不已。哈德斯[①]将沦于毁灭，他的船也将在太阳的巨大压力之下垮掉，那时太阳将首先收回它的光线，歌唱为理想报仇的时刻到了。然后它会发言，说道：流亡的诗人，告诉我，你在你的时代看见了什么呢？

——我看见那些一度骄横的民族已经沦于虫蚁的腐草之中。
——我看见天空中的斧头在砍皇帝和将军们的塑像。
——我看见商人们在转而从他们自己的尸体收取利润。
——我看见一连串隐秘的意思。

在灾难之后多年，他们把阿里特叫进教堂并为他祝福。但是在这以前，你看，许多漂亮的腓力和罗伯特会被创造出来，并在三岔路口爱上他们自己。他们将反戴他们的戒指，他们将

① 希腊神话中主宰阴间的冥王。

用一根钉子梳理自己的头发，他们将用骷髅装饰他们的胸部以引诱娼妓。同时那些娼妓将大为吃惊，而他们将表示同意，以证实这样的说法：美必然投降于市场上的苍蝇的那一天快要到来了。同时妓女的肉体一定会恼极而怒，因为再没有别的什么好渴求的了。而妓女会成为智者和权势者的控告人，并带着她曾经忠实地服务过的精液作为她的见证；同时她还会摔掉那些加于她的诅咒，向东方伸出她的手叫喊道：流放的诗人，说吧，你在你的时代看见了什么呢？

——我看见在我们新的民法的神圣基石上的许默托斯①的旗帜。

——我看见年青的默尔托，那来自西塞诺斯的妓女，在有着喷泉和跃立石狮的市集广场上，作为石雕像给竖立起来。

——我看见年轻的男人，我看见姑娘们，在参加一年一度的抽签匹配。

——我还看见太空高处鸟类的厄瑞克透斯神殿②。

天上那些古老星辰的遗物和结了蛛网的角落，将被从人类心中诞生的风暴所扫除。但是在这以前，请看，几代人将拉着他们的犁走过荒凉的大地。同时统治者们将暗暗计算他们的人类商品，宣布战争。于是警察和军事法官将大获满足，给那些小人物留下黄金，以便自己取得侮辱和牺牲别人的收入。同时巨大的船舶将高举旗帜，军乐将走上大街，阳台将给胜利者洒

① 雅典附近最高的山峰。
② 雅典阿克罗波利斯古城上的神殿。

下满身花雨——他们当然是生活在尸体的恶臭之中。就在他旁边，显露出来并任凭他测量的是，黑暗象一个深坑张开大口，叫喊着：流放的诗人，说吧，你在你的时代看见了什么呢？

——我看见军事法官们象蜡烛一般在耶稣复活节的巨大桌子上燃烧。
——我看见警察将他们的血作为牺牲品奉献给纯净的上天。
——我看见植物与花卉的漫无休止的革命。
——我看见爱神的炮舰。

于是，正在为古代统治者们付出代价的宇宙将因恐惧而战栗。哈德斯将沦于毁灭，他的船壳也将在太阳的巨大压力之下垮掉。但是在这之前，请看，年轻人将悲叹，而他们的血将无缘无故地衰老。剃得精光的罪犯将用他们的盘子敲打铁栅。所有的工厂都将空无一物，但是经过申请之后又将获得充实，并生产被保存在无数洋铁罐头中和千百种不同瓶装品里的梦想。于是荒年将到来并变得毫无生气，好象缠着绷带似的。每个人都不会有多少愉快的事。心中的一切都已经变成美丽的废墟。那时再没有别的流放好哀叹，于是将那风暴般的健康从他敞开的胸膛里倾倒出来，诗人将回转身来站在那美丽的废墟当中。这最后一个人所要说的第一句话将是为了让草长高，让女人象一道阳光在他身旁出现。于是他将再次崇拜女人，并把她放在草地上，象奉命行事似的。于是理想将得到雪耻，并且它们将一起为千秋万代传播绵绵不绝的后裔。

十八 “此刻我在向一片……”

此刻我在向一片遥远平坦的陆地行进。
此刻蔚蓝的姑娘们跟随我
和那些石头小马，
它们那宽额上有着太阳的踪影。
一代一代的桃金娘们认出了我，
自从我在圣象幕[1]上震颤的时辰
就朝我喊叫：神圣，神圣，
那战胜了地狱的他，解放了爱情的他，
他是百合花的王孙。
顷刻间我再一次地
被克里特的西风所遮荫，
使得忧郁的番红花能从苍天获得公平。
此刻我将我那真的法律
封藏于粉刷之中。
我说那些宣扬贞洁的强者可幸运，
他们才配品尝并陶醉于火山乳房上
和处女们柔蔓嫩枝上的葡萄奶仁。
看呀，让他们紧跟我的脚步吧！

---

[1] 东正教教堂中的屏幕，上面陈列圣像，用以隔开圣殿与教堂的其余部分。

现在我在向一片遥远平坦的陆地行进。
现在，那是死亡之手
在赐与生命，
而睡眠并不生存。
中午的教堂之钟已经响起，
阳光灼热的岩石上镌刻了这些言辞：
现在和永远，那是值得的。
永远永远和现在现在，鸟雀在啾啼。
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光 荣 颂

一 “理所当然应受到赞扬的是那个隘口……”

理所当然应受到赞扬的是那个隘口，
它通入云霄和连绵的小径；
是一声如香油被太阳喝干时的回响，
一个在山谷里有点迷失了的声音。

是公牛拉着一丛沉重的橄榄树
向西行走那样的紧张和艰难；

是那片延展的烟雾，它常在设法
要把人类所创造的作物分散。

理所当然应受到赞扬的是油灯，
它熄灭时所充满的黑影和残缕；
是那地底的书页，它上面写着
窈窕女郎在狱中高唱的歌曲。

是圣像幕上的木雕兽
和养育鱼鳖的古老白杨；
是石手女娃，迷人的柯拉伊①
和海伦②那肖似海岸线的颈项。

是乐善好施的繁星密布的树木，
另一个宇宙的音乐的曲谱；
是永世长存的古老信念，
近在身边却还看不见的事物。

是那个将它们侧身斜卧的影子，
他们记忆中有一点点陈旧的乖违；
是墓碑高处他们的古老舞蹈，
和他们超乎一切价值的智慧。

橄榄，石榴，桃子，

① 美女名。
② 希腊神话中的美女。

松树，白杨，悬铃木，
　　橡树，柏树，山毛榉。

　　理所当然应受到赞扬的是无故坠落的泪珠，
它在孩子们可爱的眼中缓缓涌现；
　　他们手拉手地漫步走着，
彼此相互注视，但从不开言。

　　是在岩石上唧唧哝哝地走着的恋人们，
是那解除千百年愁苦的灯塔，
　　是象良心上的刺儿那么执著的蟋蟀
和唯独套在白霜上的羊毛褂。

　　是信誓旦旦的谎言制造厂，
怎么也不能信任的两片嘴唇：
　　是眼毛上霎时闪烁的“再见”
和随即变得永远暗淡的世情。

　　是沉重而迟缓的教堂风琴的繁响，
是赫拉克利特①的喑哑了的音波，
　　是杀人犯的看不见的另一面
和那个仍然无法回答的小小“为什么”。

　　理所当然应永远受到赞扬的是那只手，

① 纪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

它从万恶的杀人罪抽回并受到启迪，
　　认识了那个优越世界究竟是什么，
以及宇宙之“现今”与“永远”的意义：

　　现今属于爱神木的野兽，属于五月的呼喊，
永远属于完满的意识，属于星界的航船。

　　现今属于幻觉和睡眠的仿制品，
永远属于星界的船只，属于世界本身。

　　现今属于鳞翅目昆虫疾速振动的云翳，
永远属于高翔的光明，隐蔽的神秘。

　　现今属于地球的硬壳，属于权力，
永远属于精神营养品，属于精髓。

　　现今属于月亮那依然无救的黑变病，
永远属于银河那闪耀的蔚蓝色光景。

　　现今属于人民与厄运的合金，
永远属于正义的塑像和伟大的凝视的眼神。

　　现今属于神的羞辱，属于人的灰烬，
现今属于虚无之境，
　　而永远属于小小的世界，伟大者本身！

二 “理所当然应受到赞扬的是那张木桌……”

理所当然应受到赞扬的是那张木桌，
那带有太阳斑点的浅色的酒，
那漫过天花板的雨水，
那在角落里值班的喜林芋①。

是那些与波涛手拉手的墙壁，
一个在河中收集智慧的脚印，
一只使其他千万只相信的蝉，
象夏季般光辉灿烂的良心。

理所当然应受到赞扬的是正在孵化的热浪，
那些桥底下的美丽的石块；
是孩子们的聚着绿头苍蝇的粪便，
一个沸腾着没完没了的大海。

是那十六个正在拉网的水手，
那些永不宁静地缓缓巡游的海鸥；
是在茫茫海雾中漂泊的响声，

① 热带植物名。

一个穿越城墙的阴影。

是那些带着全部铅丹和油烟的岛屿，
那些拥有某位宙斯的脊椎的岛屿，
那些有着荒凉船坞的岛屿，
那些有着可以饮用的蓝色火山的岛屿。

它们面对着拉紧了三角帆的
驾着西南风在某个水域前进的船只；
它们从头到尾披裹着海沫，
披裹着暗蓝色的卵石和鸡血石。

西弗诺斯，阿莫戈斯，阿隆尼索斯，
萨索斯，伊萨卡，桑托林，
柯斯，爱奥斯，西基诺斯①。

理所当然应受到赞扬的是默尔托，
她站在石砌的胸墙上，面对海涛，
象个美丽的8或一只带把的壶；
她手中拿着一顶草帽。

是苍白而空疏的日午，
悄悄升起的睡意的降临，
拱廊内的褪色了的金饰，

① 这些均为希腊岛屿名。

以及枣红马的脱缰驰骋。

是古老树干的赫拉[1]，
遮天蔽日的巨大的月桂树，
象一只深深下沉的锚的住宅，
以及绕着纺锤的吉拉—佩内洛普。

是鸟类从对岸过来的狭道，
云天从中泼出的一株香橼，
在大海深处谛听着的蔚蓝，
水中仙女与枫林的耳语一片。

理所当然受到赞扬的，在神圣的殉难者
西里克斯和朱丽塔的纪念日，
是天上燃烧打谷场的一个奇迹，
牧师们和鸟类吟唱着欢迎辞：

欢呼燃烧的女郎，欢呼青翠的女郎，
欢呼决不悔悟的佩着森森宝剑的女郎！

欢呼你们行走而不留脚印的人，
欢呼你们醒来时奇迹已经诞生了的人！

欢呼啊，海底天堂的野蛮的一个！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天后，即主神宙斯之妻。

欢呼啊，群岛荒野的神圣的一个！

欢呼梦的母亲，辽阔海洋的女郎，
欢呼啊，锚的负载者，五星的女郎！

欢呼那发如流波给海风镀金的你，
欢呼那声调优美能驯服恶魔的你！

欢呼那为伊壁鸠鲁①学派制定每月仪式的你！

欢呼那束紧巨蛇星座之带的你！

欢呼啊，正义和贞节之剑的女郎！

欢呼啊，预言和迷宫似的女郎！

①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公元前341—270）。

对 天 七 叹（1960）

美人与文盲

时常，在暮色休息之处，她的灵魂呈现一些来自对面群山的光明，虽然日间过得很惨，而明天又未卜吉凶。

不过，当黑夜降临和牧师的手在死者陵园的上空出现，她，

孤单地、正直地，同那几个熟识的夜伴——迷迭香的微风和从烟囱来的烟雾——清醒地躺在海的门口，

分外地美丽。

一半由海浪形成或一半从沙沙声中猜到的话语，以及另一些似乎属于死者在柏树丛中惊起的话语，就象那盘绕于她头上的奇异光环，突然给她以启迪。于是，

一种难以相信的彻悟比真实的风景呈现在她最深的心底，

那儿，黑人们在河边同天使搏斗，显示着美人曾怎样诞生。

或者是，换一种说法，我们称为眼泪的东西。

而且，只要她的思想还在持续，你会觉得它洋溢在她那闪光的脸上，而眼睛和颧骨饱含痛苦——象一个古庙看守人的眼睛和颧骨似的——那么深巨

从大犬星座之巅一直延伸到处女座的顶部。

“而我，远离城市的瘟疫，梦想她身边的一片荒漠，那儿眼泪已毫无意义，唯一的亮光来自那吞没我的全部所有物的火焰。

“我们俩肩并肩地撑持着未来的重荷，发誓要服从星界的共同管理，彻底保持缄默。

“仿佛我真不知道，尽管我是文盲，正好就在那里，在彻底的沉默中，能听到最骇人听闻的喧声。

“而那孤独，从它变得为人类所难以忍受的时候起，就散布和播种了星星！”

人 体 解 剖

因此他们发现橄榄树根的金液流入了他奥秘的心底。

由于他多次醒着躺在烛光下等候天明，他的内脏已发烧得令人吃惊。

在皮肤下面一点点，地平圈的那条蓝线画得十分清晰，大量的蓝色痕迹已遍布在他的血液里。

他在非常寂寞时记起的那些鸟叫声突然清楚地涌出，所以刀子很难深切下去。

也许意图就足以构成罪恶。

那显然是他在一种天真而可怕的状态下遇到的。他瞪着眼睛，态度傲慢，整个树林仍在那清白的视网膜上移动。

脑海里除了天空的一个死了的回声便一无所有。

仅仅在他的左耳窝里有些轻柔、精美的沙粒，仿佛在一个贝壳中似的。这意味着他曾时常独自在海边行走，怀着爱情的痛苦和风的怒吼。

至于他的腹股沟上那些火的粒子，它们显示每当他拥抱一个女人他就把时间向前推动了好几个小时。

今年我们将有早熟的果实。

勇士的睡眠

一

他们还在散发乳香味，而面貌已经焦枯，由于通过了阴间冥府。

在那里，在无情者突然摔开他们之处

俯伏着，在那块地上，连最小的海葵[1]也能使地狱的空气发苦。

（一只手伸开，象要努力把未来抓住，另一只手垫着蓬乱歪倒的头颅，

仿佛在一匹挖掉了内脏的骏马的眼中，它最后一次瞧着成堆冒烟的废墟）——

在那里时间解放了他们。一只翅膀最红，它遮盖着世界，而另一只已经轻柔地在远处扇动。

没有一丝皱纹或悔恨的悲痛，但在最深处那古老得无从追忆的血已艰难地开始发红，在一片墨黑的天空。

一个新的太阳，还没有成熟，

① 海中动物名。

没有强盛到足以融解活的三叶草上那茸茸的白霜，但已在
　　消除黑夜的宣布神谕的权势，使荆棘不得生长……

从一开始，岩谷，群山，树林，河流，

一个由复仇后的感情所构成的宇宙开始发光，与原来相同
　　但被颠倒，如今勇士们可从中穿过，而刽子手在其中
　　被立地杀掉。

悠悠苍天的耕种者们啊！

无论是深渊中正午的钟响，或者从高处飞降的极地之声，
　　都不曾使他们的足音消亡。

他们那永远张开的眼睛贪馋地细辨着世界，在那里无情者
　　曾突然把他们杀伤；

他们俯卧在那里，让秃鹫猛扑下来，品尝他们的鲜血和内
　　脏。

二[1]

悠悠苍天的耕种者们啊！

① 原诗第二首从开端到"悠悠苍天……"的二十五行与第一首全同，译文从略。

岁月洗不白他们的胡须，而他们四时漫游，令万物恢复其真实面目。

甚至每个伸开双手的婴儿都没有回声，只有天真的狂热不断加强那大瀑布……

如今年轻的阿里特[1]整天降临于那些处所，在那里辛勤劳动；尽管土地由于无知已腐朽，已无端地犯下黑色的罪恶。

可是夜里他常常飞开去寻找庇护，在高处的大山怀抱中，如人类毛茸茸的胸脯。

而山谷中升起的白雾，他们说不是烟缕，倒是从勇士们睡眠间隙中飘出的怀乡的忧郁。

简　　洁

对死亡的渴望使我如此焦灼，我的光辉回到了太阳那里。

谁现在把我送入石头和空气的完整句法中，

① 陡峭的山脊。

那么他，我所寻觅者，我就是了。

啊，亚麻色的夏天，谨慎的秋天，

最谦逊的冬天，

生命献出了它的绵薄，橄榄树的叶子，

然后在愚蠢的夜晚用一只蟋蟀为那不期而至者的要求辩护

风景的起源或仁慈的结束

突然燕子的阴影收割到它的怀乡病的闪忽：正午。

太阳用一块锐利的燧石，慢慢地，巧妙地，把西风的双翼镌刻在“正义女儿”的肩头高处。

日光给我的肌肤以影响，紫色的斑痕忽而在我胸上出现，恰好是悔恨曾触及我使我疯狂奔跑的地方。于是我由于睡在陡峭的树叶中而枯透了，我被孤单地留下来，孤单地。

我嫉妒水珠，那颂扬乳香黄连木而未被发觉的水珠。但愿我在那双神奇的能看到仁慈结束的眼睛中能够象它那样

就好了。

或者我也许就象它？从那浑身上下毫无破绽的岩石的粗犷中我认出了我的倔强的颚。它在另一个时代曾撕裂过野兽呢。

而那边的沙，由于大海曾经给我的喜悦而安定下来，那时人们亵渎她，而我张开双臂赶紧去从她身上寻求慰藉。这就是我当时寻找的吗？这纯洁？

水在倒流，我进入爱神木的精神中，那儿恋人们在躲避迫害。当我的胸膛喘息时，我再一次听到拂着它的毛发的丝巾。还有这声音，“我的亲爱的”，在夜里，在深谷中，那儿我割断了星星的缆索，夜莺正试着显形。

真的，无论我必须通过什么样的渴望和嘲笑，我的两眼和手指中有着一个不受腐化的誓言。是的，它们正是那样，在我努力使那无边的蓝天变得柔和的时候。

我说话。而且，我转过脸去，再次在日光中面对它，当它牢牢地盯着我的时候，冷酷无情地。

那是纯洁。

美丽的、由于多年的阴影而显得忧郁的、正义的女儿在太阳的信号灯下哭泣，

当她守望着我再一次走遍这个世界，这个没有神、可是由于我还活着时从死亡夺得的东西而沉重下垂的世界。

突然那燕子的阴影收割到它的怀乡病的闪忽：正午。

另一个诺亚

我把地平线扔进石灰里，并以稳重而坚定的手开始献身于我的未来的四壁。

是时候了，我说，让欲望开始它的神圣使命，在一座光明修道院里把那超验的瞬间捉住，那时风刮着一片云彩飘过大地最高的树木上空。

那些我独自努力寻找，为了在轻蔑面前保持自己风格的东西，那些东西此刻会到来——从桉树的强酸到一个女人的悉窣——到我的苦行主义方舟里躲过灾害。

还有那最远的、最被人回避的河流；以及鸟类中他们唯一给我留下的麻雀；以及狭窄的痛苦词汇中两个或至多三个单词：面包，渴望，爱，也免于受灾。

（时代啊，你扭弯了虹，并从麻雀嘴上夺下了面包屑，也

不曾留下一点点清溪的声音在翠绿的地方把我的爱拼写出来。

我含泪忍耐着，让灿烂的光辉沦为孤苦，时代啊，我不能将你饶恕！）

当人们相互吞食彼此的内脏时他们便开始减少，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

罪恶在滚滚地前进，在被遗弃的天空中大为激怒了，

我这孤立状态的白色微粒正旋转翻飞，在一个废墟世界的腐蚀的上空忙着证实我的粗浅的理解，

然后当再一次聚集时，将打开远方的地平线，把那些痛苦之词放在水的嘴唇上一个一个地嚼碎，

提出我的绝望的古老涵义。

好象从神圣的桉树叶子上咬下的一口，愿这淫荡的神圣日放出它的香味，

愿女人，绿色之物的生育者，攀登赤裸的时间之流，

并且慢慢地、忠诚地松开她的手指，一劳永逸地把鸟放走，

让它飞越人类罪恶的劳碌生活，使得从上帝犯错的地方落
下

那天堂的啁啾！

属于永恒的七天

星期日——早晨，在献犊者的神殿里。我宣布：愿可爱的默托变得象一棵树那样真实；愿她的羔羊，那直视着我的屠宰者的羔羊，将给最严峻的未来以惩罚。

星期一——我的脚边有草和水。这就是说我存在着。在那将使我变为石头的一瞥之前或之后，我举起我的右手，高高地扬着一个肥大的蓝色麦穗。要建立一个新的黄道带。

星期二——大批大批的人离去了。在一片到处是黑卵石和海草堆，岩石上散满牲畜的巨大脊椎骨的荒凉海滩上，1与9之间展开了战斗。
我的两匹珍爱的老马站在从海中硫磺升起的蒸汽之上嘶鸣着。

星期三——在雷霆的另一端。那只烧伤了的、将再次开花

的手。要把世界的褶皱抚平。

星期四——敞开的门，石台阶，天竺葵的头状花穗，而那边是透明的屋顶、纸鸢、太阳光中的贝壳。一只山羊沉闷地思索着时代，平静的烟在它两角之间上升。
后院那位园丁的女儿被偷偷吻着，因为喜极忘神而把一只花盆碰掉打碎的那一片刻。
啊，要是我能把那响声保留就好了！

星期五——我无望地爱着的那些妇女的“变容节”。回声：玛——丽——娜！爱——列——尼！紫丁香随着每一声钟响落入我的怀中。然后是奇异的亮光，两只很不一样的鸽子将我高高地抬起带进一座爬满常春藤的大宅里。

星期六——我的同类柏树被一些沉默而残忍的人砍下来，为了婚礼或丧礼。
他们挖掘周围的土地，并洒上淡红色的水。
即使我已经说出那些将无限空间除去磁性的话语。

康斯坦丁·帕莱奥拉哥斯的死亡与复活（1971）

一

他笔直地站在那边　披着悲哀的铠甲　在大门前面

距离他的灵魂曾努力以天堂来衡量的那个世界很远　而且
比石头还无情得多　因为他从没遇到过友善的人——
有时他那歪扭的牙齿也白得实在罕见

当他无视众人而昂首走过　并看出了他们中间那个报以微
笑的人时　那是死亡永远也不能碰的真实的一个

他特别清楚地念出海这个字　以致海里所有的海豚都为之
色喜　同时那茫茫一片对上帝也足够宏大了　一点一
滴全都向太阳升起

他小时候就见过成年人肩头上闪烁的金色发辫　他记得有
个晚上　在一场大风暴中海洋的鳔怎样呻唤　天上怎
样起云　而且不许迟延

要过这种生活很不轻巧　可是也值得引以自豪。

二

如今怎么办啦　我的上帝　既然他必须同千百人以及他自已的孤独厮打　他　本来只需一句话便能缓和全世界干渴的他

怎么办呢　要是他们拿走他的全部家当　他那交叉系着的草鞋和锐利的三叉戟　以及他每天面对海风握着缰绳跨着的城堡围墙　象只顽皮而倔强的帆船那样

一根马鞭草嫩枝摩挲着一个少女的脸颊　要在午夜吻她（清亮如水的月光漫过高出大海三级的石阶上……）

夜的午潮　也没有一个灵魂在他周遭　只有他的忠实的言语以其所有的文采汇集而成一杆他手中的白光之矛

而对面　沿着整个围墙　头颅象石膏塑的蚂蚁一直摆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

“夜的午潮——生命只是一刹那而已！”　他惊叫着冲入那团纷扰　背后拖着一根无穷无尽的金色线条

并立即感到　从很远处　那致命的苍白正在把他追捕。

三

如今　由于太阳的鞭子踢得愈来愈快　那些庭院被浸入了
　　寒冬　然后被天竺葵染红了又冒出来

而那些小小的清凉的圆屋顶象蓝色的水母似的每次都向那
　　晶亮处伸得更高　那是风为了给更远的时代以描写而
　　镶嵌的银色

那些以拥抱点亮夏天曙色的处子　给他带来了新鲜的桂树
　　叶和从海底取来还流着碘液的爱神木新枝

这时他听见脚下　那被吞没在古老发黑的黑色船只排水管
　　头部　的目光凌厉的处女们　还站在那里呵斥叫唤

横躺在陆地堤岸上马匹　被摧毁的大大小小的建筑物
　　漫天飞舞的喧嚷和尘土

牙缝中永远有个坚强不屈的声音　倒下了
　　　　　　　　　　　　　　　　他
　　　　　　　　　　　　　　　　最后一个希腊人！

统治者太阳神（1971）

疯狂又疯狂的船

（一支歌曲）

一艘张挂着旗帜的船要越过山岳
　　于是它开始演习：用力拉咧！

它抛锚在松树林里
　　它装载两旁的新鲜空气

它是用黑色的石头和梦做成
　　它有一个天真的船长和一个机警的水兵

它来自古老时代的心底
　　它卸下苦难和叹息

我主基督啊，我说我大为惊叹
　　对这只疯狂又古怪的船

我们乘着它航行了多年并没有沦亡
　　我们已换过上千个船长

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洪水
　　我们进入每一个地方，我们闯过了一切

而且我们在桅杆上有一个永恒的哨岗
　　太阳，至高无上的太阳！

花 押 字（1971）

七 “我在天堂里划出了一个岛屿……”

我在天堂里划出了一个岛屿——
你们全在上面——又在海上划出一幢房子

它有一张巨大的床和一扇小小的门
我把一个应声虫抛入深不可测的海底
好让我每天早晨一醒来便照照自己

好观看你们半截身子在水中行走
哀叹你们的另半截留在天堂里。

光明树和第十四个美人（1971）

在 城 上

用四块石头和一点海水　我建起一座神殿并把它守卫

正午突然来到　而我们所谓的思想在黑葡萄里搏动得快要
　　炸了

空中一定在发生什么　它能够凭身体接触到　就象梦中遗
　　精似的

慢慢地　在一个有回声的宏大厅堂里　那位有胡子的人走
　　近鸟笼　打开那小小的门　为了一种象司阍者那样细
　　小的动作而花了那么多个世纪的辛劳　以致谁都愿意
　　但却不敢行动　去叫

帷帘一闪　鸟的形象还没有碰到屋顶就听见了鸟的声音

它在雕塑品周围和画廊高处　闪烁片刻　如眩晕一般寂静
　　那儿树木拂打着北窗　而你看见光线被遮隐　直到

她出现了　那裸体女人　头发上围绕着绿色的光带　穿着镶嵌金线的小小背心　她走来轻轻坐在石板上　两腿微微地张开

有件东西我感到具有一朵鲜花的意义　从危险显示它最初的温柔起　而后来　正如

在《启示录》中　那四匹马一匹接一匹地跑过：那匹黑色的　那匹银色的　那匹有罪的　以及那匹陷于迷梦中的　既无鞍辔又无骑手　为了表示它们的光荣已经消失了

而且请看人群怎样在它们背后行进　整整一支群众队伍他们行进着要为天堂的地狱所吞没　正如书上所写的

她对面的那个男人解开长袍　而他的那匹漂亮的马直往前跑　渴望着一种森林和阳光地带的生活。

我闻到空中一株无花果树干的气味　当它新从大海的油彩中来到我这里

我在它上头做着动作　直到我畅美地醒来并感到它的乳液在我两腿之间发粘的时候

我忿忿地继续写作《在城上》　完全沉浸在无边的灰色中

在透明的硕大叶子里　那些岛屿出现了　在一个指定的时辰　而更高的太空中是鸟类不断地飞入无限空间的所有的途径。

小小的绿色海洋

小小的绿色海洋十三岁了
我很想把你收留
送你到艾俄尼亚去上学
让你学会说官话和喝苦艾酒
小小的绿色海洋十三岁了
中午在小灯塔上的高楼
你会把太阳打翻，你会听到
灾难的命运结束了
而我们的远亲仍然在联系
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
他们把天空举起，象一尊雕塑
小小的绿色海洋十三岁了
戴着敞开的白领和丝绦
你会从一个窗口进入斯麦勒①
在屋顶上为我摹写曙光——

① 土耳其港口，即伊兹密尔。

那“光荣归于你”的赞诗和“上帝怜我”的祈祷
用少许的北风以及东方
那一个接一个向后翻卷的波涛
小小的绿色海洋十三岁了
我要和你在一起非法同眠
我将从你怀抱的深处
找出一个个石块，连同上面那些神的语言
那些石块，连同上面的赫拉克利特① 碎片。

壁　　画

爱上了海并在海中生活了千百年之后　我学习读书写字

所以我此刻能够回顾　那很深很深的过去　一代盖过一代
　　很象一座座大山绵亘不息地耸起

而前头又同样是：

黑色的瓶子　瓶把上有新的海伦　她侧身倚靠着石灰石

倒出圣母玛利亚的酒　她的半个身子已越过海洋向亚细亚
　　逃去

---

①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爱非斯学派创始人。

而那全部的装饰　在天空中已被燕尾鸟　黄色的花　以及
　　那些恒星所代替。

原　型

那捣碎的卵石火药　叫我想起了某处海滩和黎哥勒里

我一定是在那儿第一次看见女人　而后来我懂得了　看见
　　一株午夜发光的玫瑰是什么意思

那时我发现她是一只鸽子

那时我发现她是睡眠　一簇簇水珠在她的怀里

那时我发现她在一个小小的阳台上被大风刮掉了罗衣

直到最后只留下一只肩膀和她右边的发髻

在那废墟上空　和最先的黄昏星在一起。

光　明　树

四

那遥远的岛上今已没有房子　只在南风吹起时你才能看

到那地方的一座修道院　上空飘着云彩　下面是水线
　泛绿的水波汩汩地　在院墙和铁门上轻舔

我到处漫步闲眺　由于虐待和孤独而脸上泛着红潮

完全无所事事的僧人正唱着和诵习着　谁也不让我进去看
　看我长大的地方　我母亲从前呵责我的地方　那光明
　树首次开花而且如果还在仍将为她开花的地方

烟从某处升起　也许从圣爱西道尔的眼光传来了讯息

说是我们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而秩序将不会废止

啊，我的可怜的光明树　你会在哪里呢　我边跑边呓语着
　光明树你在哪里　现在我需要你　既然我连自己的
　名字也已经丧失

既然已无人哀悼夜莺　而每个诗人都在写诗。

帕林特罗普[1]

勇敢些：这就是天空

① 音译，似为岛屿名。

而我们是它的鸟

　　　　　　　那些啥也不象的鸟

沉落在我们内心的

是海涛般的五谷连同土地和延展的畜舍

向日葵是孤独的旁观者

然而谁是那个在太阳下行走的人

黑黑的　当光线变得更强的时候?

勇敢些：这个家伙

是他们叫做吉昂的狗

　　　　　　　　　几乎是阿尔凯西翁①

六月游牧之风的洁净平阔的空地

我们爬过的犁开了的褐色土壤

渴望着从塔伯山过来的一些亮光

但是打下面经过和震颤着的

仿佛一点点微风从另一世界吹来的又是什么?

勇敢些：这是死亡

① 音译，含义不明。

在宽阔的罂粟之上

在纤巧的甘菊之上。

不能发生的事情

我祈愿怀乡病有个躯体好让我把它推出窗去！　我愿把那些不能发生的事打得落花流水！　少女，从她那裸露的胸膛　上帝曾经救了我　象从一只救生筏上

然后他把我领到城墙高处的上空　那儿正好有新月照临

你可能由于我的不慎而出现　而命运女神看中了你　如真正发生过的那样　因为这种事正是生活所缺少和喜爱的　可我们还以为不在这里

而在爱的另一面　在死亡的另一面　我们梦游着　直到我们的血肉之躯　将我们紧抱得难以忍受　当我们体内的磷着火发光　我们醒来了

是的　时间在笔直奔流　而爱是向上直立的　它们要么被割为两半　要么永不相遇　除了那些还留下的

象房间里被一阵大风带来的沙　和那只蜘蛛　以及门口

那圆瞪着眼睛嗥叫的狼　一切都显得妥当　特别是我小时候保存在雪里而后来发现仍新鲜如故的克里特山脉　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

即使你仍然是自由而胜利的　太阳会再一次降落　并且在你周围

有的是一种弥漫于被毁弃的海滩的静寂　那儿云雾照样会下来放牧　在黑夜即将永远降临的时刻

仿佛人类已走到尽头　凡是合时的东西啥也没有可说的了。

银白色礼物的诗

我知道这全都不算什么　我所讲的语言连字母也没有

因为即使太阳和海浪也只是一种拼音的笔迹　它只有在流放和忧愁的时候才能辨识

而我们的国家　一张被法兰克语或斯拉夫语层层覆盖的壁画　如果你想恢复它　你会立即被逮捕　并且必须汇报给

外国列强的一伙暴徒　常常通过你自己的手段

就象遭灾时的惯例一般

不过　让我们想象在赌博的孩子们　在一片古老的打谷地上　甚至可能是在一套分租的住房里　输家必须按照规定　向其余的人讲出或输掉某个真理

因此到头来他们发现自己手中全都掌握着一首小小的

银白色礼物的诗。

同　胞（1977）

为雅典一个春季而作的
赞美诗和拼花图样

春天——紫罗兰的碎瓣
春天——野鸽的绒彩
春天——五色缤纷的尘埃

在摊开的书本和报纸上
一阵温暖的微风在吹扬
它赶上了吉普赛人
犹如
空中的
纸鹞
和试验着新翅的禽鸟

春天——苦味的乳香黄连木
春天——看不见的芝麻
春天——腋窝里的热雾

沿着一根火光熠熠的铜线
在一个立着女像柱的街角
一辆电车驶过
带着尖啸
太阳在空寂的区域里用火钳镊着
那些荨麻和带有蜗牛足迹的野草

春天——白日的蚁堆
春天——一个球茎的血
春天——拆松了的机枪

美女们是它的射手
她们胡乱地
发射着
死亡
成百万贮精器中的精虫
听命于那些美女
那些心中怀着太阳的
强壮花朵

春天——尖尖乳房上的廉价布兜
春天——象一只黄蜂般降落的手
春天——“不”　“他们会看见的”　“怪物”

那怪物象只串街的风琴来来去去

在一个不知名的
陌生的
邻区
还有那只等待时机
要狠狠拥抱的手臂
“好啊，只要掷就能找到的骰子
一扇窗玻璃必然有它大胆的砖石！”

春天——水晶和镍
春天——闪烁的花圃
春天——“歌唱愤怒……”

女神啊！那些幽暗处是多么毵毵卷曲
那些嘴唇多么象紫罗兰一般甜蜜
多么美妙的一个小小花园
那清新而蓬松的
鬈发
那柔软而温馨的肚皮
多么惬意的一次游历

春天——半眩晕的雨
春天——大海和宙斯的巨额
春天——墨丘利[1]的空中轿车

[1] 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信的神。

铃声远曳于空阔的苍冥
眼底蔓延着连天浩淼
吞咽着
白茫茫
一片混淆
而一株浆果树的荷尔蒙
把那些高地征服了

春天——从未咬过的浆果
春天——一个象螺钉般的吻
春天——一条令人晕倒的崖缝

那梁木需要更多的钉子
那些赭石叫人想起一个医院
那支因金甲虫而闪光的歌
低低地
缭绕着
在铺着红白花砖的庭园

春天——神殿里的嗡嗡之声
春天——锤子和铁砧
春天——沉落了的船头缆绳

有人从打开的窗户里抛出
爆裂的话语如杏仁
仙人球
蓖麻子

秃鹰
海鸥
同时在对面的女子学校中

春天——37加2
春天——私情暗恋正当时
春天——没有不行和不是！

姑娘们咬着擦字的橡皮
把它们的头部向后仰
仿佛
她们拉出了
那些牺牲了的
公鸡的内脏
那一件件内脏她们死咬住不放

春天——愤怒的牙关
春天——感情突发的倒挂金钟
春天——一座自喷的火山

而别的躲在草料棚后面的姑娘
扯弄着玫瑰色的丝带
一分钟时光
仅仅
那裸露的乳房
田野上颤动的嫩枝

那里的蝗虫更为欢畅

春天——心脏的搏跳
春天——幽暗的子宫
春天——莫名其妙的行动

在摊开的书本和报纸上
一枝紫罗兰
一个亮点
来了又去了
时隐时现
而溢出的水，袒裸的四肢
在百叶窗后面油光闪闪

春天春天向那空阔处出发
春天春天用旗帜装点
春天“同你们大家再见再见！”

小 小 的 类 比

——为N.H.吉卡斯而作

就是那么久的时间
如拍岸的浪花要磨光一颗卵石

或者黎明时天空的清冷要显现
一株紫色无花果的外观

那儿也同样
在时间冰冻的深处
在黑色的荒僻小岛被南风鞭打的地方

那里也要这么久：让无形的东西繁荣兴旺！

不过我们建造和培养它
不过我们日日夜夜谈论着它

而往往，当他瞧着那神圣的母亲般的土地
站立起来
从大陆的麻风病里

我们好象在梦中再次献给他
石头、露珠或天国的胶泥

泥土的人啊

看看夜的产痛在哪里引出了
花青、朱砂、赭土和斑岩

转动你的如思想般犀利的视线
横过那摆好阵势的苍天

并且说我们这些笨拙者

只不过是你所遵循的轨迹
被野蜂和哀叫的羊群留下的。

叶　卜　者

8月8日的夜晚
我的旧宅在星星的浅滩上遇难
连同那些壁虎
五屉柜上蜡烛的泪斑
以及敞开的门和窗眼
我的旧宅在卸去
深宵寂寞的负担。

惊起的声音和别的声音
仍然在照亮的叶簇间穿行
好象萤火虫的荫蔽的航道
从打翻了的生活的底层
在冷冷的眼白深处
那里时间已站住不动
而月亮带着一副吓坏了的神情

拚命地向我这边靠拢；

一片沙沙作响的黑暗，象是从一种
失掉的爱情回来的，它们开腔了：
“别这样。”接着又说，“别这样。”“我的宝贝。”
“那是你的命运。”“有一天你会记起。”
“孩子，棕色头发的孩子。”
“是我，爱你的。”“说永远。”“永远地。”

犹如在那不能熄灭的
分裂为二的黑色里
一座花园被消灭了，烧光了
你所有的财产在消失，在沦落
于是，从灵魂死寂的回流中
一个泥浊的波涛涌起
它的水泡是那么多古老的日没

有一会儿，窗户在西边的日照中震颤
那时你忽视了幸福的机缘
它象一支歌曲，歌中有个姑娘
在设法掩饰为你而哭的泪眼
那一次拥抱和一番盟誓的全部神圣性
一点也没有，没有浪费
在8月8日的这个夜晚

再一次从那深渊的植物群里
这同样无休止的战栗

使一片片树叶齐声沙沙作响
用另一个世界的古代语言独语：
"孩子，棕色头发的小小孩子
你是注定要在这里丧失的
为了能到远处挽救你。"
"为了到远处挽救而注定在这里丧失。"

突然，象前前后后的事那样显露了，
所有的海洋都铺满鲜花，可以行走；
孤单，又并不孤单；象经常似的；
象我还年轻时那样，我前进着
我右边是一片荒坡
而高处，我所有亲爱者的圣保护人
织女星，在一路跟着我。

维拉·娜塔莎

一

我有些明白而费解的话要说
好比战争时期一支鸟唱的歌。

这儿，我在一个角落里坐下
自由地抽我的第一支香烟
幸福中显得有点笨拙，生怕
我可能损坏一枝花，或仅仅一只鸟
从而使上帝感到十分尴尬。

不过一切都听从我
那倾斜的钟塔和挺立的藤丛
以及倒映在我心中的
花园高处的整个苍穹
那些名字一个一个地
用外国语奇怪地发出回声：
草夹竹桃，紫菀，多花蔷薇
秋水仙，艾蒿，晚香玉
虎耳草，鸢尾……
以及它们所有的形状，圆的，方的
三角形和菱形的
全都清楚地呈现在它们的果实里
象鸟类看到的，将世界简单化了
如毕加索的一张图画
有女人、孩子和半人半马。

而我说：这也会发生，那也会消失。
世界并不需要许多。只需一点点
什么。象舵轮转错了方向，在一桩事故面前
可是

恰好
转向了
那相反的目标。

这桩危险的迷信已经足够——是在这方面给以惩罚的时候了。

我渴望一次反对罪恶与战争的革命，就象马蒂斯[1]发动的反对明暗对比和色调的革命那样。

[1] 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代表人物。

玛丽亚·尼菲莉（1979）

玛丽亚·尼菲莉说：

云[1]

我一天天活下去——谁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发生。
我的一只手将钱钞揉皱，另一只手又把它抚平。

你看，在我们这个混乱的世界上武器定要发言，
而我们必须让自己同所谓的“民族理想”打成一片。

你干吗瞅着我，你这个粗制滥造的作家——你这个从没穿
　　过军装的人
赚钱的技术也是军事上的一种本领。

去熬个通宵吧——写几千行辛酸的诗
去用革命的口号贴满那些墙壁。

别人会永远把你看作一个有知识的人物，

[1] “尼菲莉”是“云”的意思。

只有爱你的我，在梦中也把你看成俘虏。

那么，如果爱真是"一个共同的分隔器"，象他们说的，
我一定是玛丽亚，而你，哎呀，是采云者。

尽你所能把你自己镌刻在某个地方，然后再大方
地把你自己磨掉。

另一个说话的：

采 云 者

啊，做一个采云者多美，
象荷马那样在你的旧鞋上写史诗，
毫不考虑你是否
让零满意。

你泰然自若地收割不走时的命运，
以这种方式，慷慨地；仿佛你拥有
一家造币厂，可以自己关闭，
解雇全部的职工，
为了造成一种完全归你所有

而不属于别人的贫困。
这时候，当厚颜无耻者在办公室里
拼命抱住自己的电话
徒劳地斗争，
你却在爱的内心升起，
浑身龌龊而敏捷，象个扫烟囱的工人，
然后从爱爬下来，立即去开创
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洁白的海滨。

不用金钱。

你象那些向星星献殷勤的人那样脱下衣服
便放开手脚畅游出去，为了尽情地哭……

又要爱又要梦想，那是犯重婚罪。

玛丽亚·尼菲莉说：

关于美的谈论

请当心，
如果你们要让美的本能觉醒，

要不然，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照相的世纪，

就让它站住不动：那靠近我们
以奇怪的姿势不断活动着的：
简直不可思议！

a. 一个女人（甚或一个男人）的捧惯了野鸽的
两只美丽的手，
b. 一根仅仅能记起电流和毫不猜疑的小鸟的
铜线，
c. 一声满可以说是永远中肯的叫喊，
d. 那有关公海的奇谈。

你们当然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们是梦想的否定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象白纸黑字，
而且我们经验着
一个最小现实之上的衰微。不过，
女士们和先生们，纯洁的事物
只能表现在非纯洁的事物里，
倘若你设法撇开平庸
单单去描写高贵，
那就会成为最不自然的东西①。
他这样说，当他碰巧
横过大路的时候。

① 这五行原文是德文。

他一定是知道了什么。

我的上帝，你费了多少蓝颜料来防止我们看到你！

另一个说话的：

水　　珠

我的嘴唇在焦灼，忧思在发光，
一颗清亮的水珠高悬在
野草丛生的黑暗峡谷之上；
唯独灵魂象个古老的教堂点亮了蜡烛
　　　　　　　显示我们愿意在春天死亡……

甘菊丁丁地响着；我已经懒得盼望了。
锦葵花丁丁地响着；我苦恼得厌烦了。
丁丁地响着：从一开始
人类也是这样.
　　　　　　　而我居然不晓得！

枯叶上的那些脚迹，
时间之牛哞哞的叫声，
匹拉斯基人[1]的城墙绵亘于我的整个生命，

① 远古时生活在希腊和小亚细亚一带的民族。

而我自己在它旁边行走，
直到黑暗的海出现了，
我那三颗星星象焰火般高照在它的上头！

什么都是美的一滴
在眼睫毛上闪烁不已：
一种明显的忧伤悬挂在天心，
象阿索斯山那样无限地清晰，
那儿一切都在完成和销毁；
卡隆[1]跪下了又更加强大地站起，
然后无助地翻身跌落，沉浸在那些峡谷里。

那高悬于峡谷上空的孤独而刚强的水滴。

在我的语言之乡，忧愁就叫发光体。

玛丽亚·尼菲莉说：

特 洛 伊 战 争

只要我们能够倒立着生活，
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是正面朝上吗？嗯。

① 希腊神话中在斯帝克斯河上向冥府渡运亡灵的神。

可颠倒有一种顽固的持久性；
象人们说的，它是规定。
那意味着，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成功了，
我们准是在例外地生存。
我们假装什么事也没有，
那恰恰是为了让某种事体发生
而不引起任何的嘲弄。
一颗樱桃，尽管它内部潜藏着种种不幸，
但它仍照样闪光，
清洁、饱满而无可指摘，这说明
人类的优势具有何等的功能。

每年四月间，那个血滴
对于任何人都是免费的。

倒霉的侦察机首尾颠倒，
重坦克手钻入了天心，
甚至云彩也被发掘了。
请注意：春天还得靠我们。

让我们将泥土归还到我们脚下，
草木还原于草木，
尼安德特人[1]恢复为尼安德特人。
膂力没有用了，

[1] 1857年在德国尼安德特河流域附近发现的古人化石。

需要的是异常巨大的爱，
需要的是象只母老虎跳入想象之中。
只要阿凯亚人[1]存在，就有特洛伊的海伦，
即使手脚已离开了头颈。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洛伊战争。

战争远在耶稣内心的最深处继续进行。

另一个说话的：

海　　伦

玛丽亚·尼菲莉无疑
是个精明的姑娘，
一个对未来的真正威胁，
有时她象一把刀子似的发光；
她有着相同的意义，
如伊利亚特的兰姆达有过的那样。

玛丽亚·尼菲莉迈步向前，
摆脱了永恒周期的可怕概念。

她就凭自己的生存

①　古代小亚细亚民族，包括特洛伊人和希腊人在内。

毁掉了人类的一半。

玛丽亚·尼菲莉居住在道德的对立区，
可是她完全合乎伦理。

当她说“我要同这一个睡觉”，
她的意思是要再一次杀掉历史。
那时你会看到怎样的热忱抓住了鸟类。

不管怎样，她以自己的方式
使橄榄树的本性永久化了。
她按照不同的时刻变换，
有时银白，有时深蓝。

这就是对手们之所以不断地
进行军事战役的原因——
瞧：别的人用他们的社会学说，
有许多只是凭鲜花取胜。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海伦。

由于你的反映，太阳在石榴中结晶了，并且感
　　觉良好。

另一个说话的：

平面的赞美诗

现在我爱平面的你。

象一个伊特鲁里亚[①]人的形状，
象一个来自克里特的曾经是一条鱼的标记，
你以十二音系的方式前进，
那么令人困疲，
一刹那间
又那么美丽。
以你的百褶裙中加勒比海的波涛，
以你那来自潘德罗索大街的项链上
闪耀着的沉甸甸的蓝宝石。

请面对那水淋淋的
如一颗千百年前熄灭的星星之光
那样降临的偶像。

于是我谛听海洋，懂得了你。
即使你对它没有任何观念
（信号手从来不知道自已的使命），

① 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古国。

我观测着灰白的构造后边
那条我所走过的无穷无尽的道路，
是它让我能这样对你发言。

银河啊，光明的姐妹①！

我唯一没有选择的命运
我的上帝——就是我所承担的这一份。

在不公正的分配中
上帝常常露出更坏的本相。

然后玛丽亚·尼菲莉说：

正 式 声 明

请非常仔细地观察
我的日常生活的破碎
以及它的显然矛盾，
它的方位
和它的最终目的，
它的希图发展

① 这一行原是法文。

并获得更深意义的心思。
她好象要阻拦科学家们的研究
以维护——我以为——人类的真实。

在这一点上，
在紫红色的时辰里，
我决不退让。

我不可能对自己
有何不同的品评，
除了作为一篇反叙述体的文字，
没有历史的良心，
没有一种深刻的心理上的洞明，
这会使我的日常生活
变得如一本小说那样令人厌烦，
如一部电影那样短命，
如一则笑话那样消极，
如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那样平平，
如一种政治行动那样有害，那样卑屈而驯顺，
对于世界的自然秩序
以及——如大家说的——对博爱之情。

一部对于权威们全然无用的法典
将是一件真正的幸事。

玛丽亚·尼菲莉接着说：

诗　　人

我的亲爱者们，我拿你们诗人怎么办呢？
多年以来你们一直在体现战无不胜的灵魂。

多年以来你们期待着我并不期待的东西
成列地站着，象些不合需要的物体……

要是他们号召你们——你们谁也不响应，
而外面一切都在燃烧，所有的罪恶都在横行。

可是你们，你们无动于衷地一味索取——
我倒想知道打的是什么主意——索要毫无根据的权利！

如今当财产成为偶像的时候，你们啊，竟满不在乎，
你们把所有制的虚荣到处散布。

你们继续往前，抱着那个不幸的黑衣人，
那个包裹在圣枝主日① 叶子里的地球。

而在人类的硫酸般的怒火深处，
你们自愿充当了那神圣者试验用的豚鼠。

① 即复活节前的星期日。

人类倾向上帝

就象鲨鱼为血所吸引一样。

接着是那另一个说话的：

那令人信服的

请注意我的嘴唇：世界就靠它们。
靠它们大胆采用的联系和它们的
无法接受的比较，有如某个可人的夜晚
我们使月亮上的樵夫绊了一交，让他摔下来，
而他用茉莉贿赂我们，我们便同意了……

那令人信服的，我以为，就象承受变化的化学物质。
尽管一个少女的脸颊可能很美，
我们所有面容衰老者总有一天会从真理之国返回。

朋友们，我不知怎样向你们解释好，
可是我们必须代替那些老强盗。
让我们伸过手去，
向那位象株苹果树部分隐匿在云中的女人，
她全然不顾那分隔我们的距离，在那里久等。

还有一件事：要是天开始下雨了，
就让我们脱掉衣服，象三叶草叶子那样闪耀……

一个构成错误的海是不可能存在的。

·附　录·

授　奖　词

瑞典文学院秘书　**卡·雷·吉诺**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同胞乔治·塞菲里斯1963年到这里来领受同样的奖金时，他在飞机场献给瑞典文学院当时的秘书和那年冬天的行政长官每人一束风信子，作为向他们各自的夫人致意的礼品。那些花是他亲自从雅典东边数英里的海米图斯山顶上采来的，那儿阿芙罗狄蒂拥有她的神奇的泉水，而且自古以来盛开着风信子，使整个山区是一片芳馨。

此时我们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插曲，因为我们十分欣幸在这里欢迎奥季塞夫斯·埃利蒂斯，这位在青年时期即以诗集《风信子合奏曲》获得名声的希腊作家。他在那个集子里对他的亲爱者叫道："把风信子的光辉带在身边，将它浸在白日的泉水中吧。"并且向她保证，"当太阳使水珠、不朽的风信子和静穆在你身上溜滚，当你在太阳中发光时，我将宣告你才是唯一的实体。"

但今天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理由令人想起在飞机场冷冷的雨雪中那种豪迈的气派。塞菲里斯给我们的那束风信子一点也不象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一种。它们虽然是新采来的，却不仅象征

着采集者所在的阳光灿烂的南方与我们冰天雪地的北方之间气候的差别。如果《风信子合奏曲》的作者奥季塞夫斯·埃利蒂斯也曾希望用这种花作为环境与感觉之间的一个类比（这环境与感觉是他的文化观的一个主要部分），他就会说我们的盆栽是西欧将他的国家的某种野生物合理化了，从而得到了它的持久的美。对于这种美他已经奉献了自己所写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便是流行于西欧的对构成那个特殊的观念世界的全部事物的误解，而他是这个世界的合法继承人。

他已经在以批判的观点看待我们对于希腊的过分唯理主义的印象，他凭自己对于西欧诗歌、艺术和思想方法的熟悉，把这个印象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古代理想。这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一种他自己指出过的自相矛盾——因为正是这个因其呆板的唯理主义而被他打上烙印的西欧，突然给了埃利蒂斯以刺激，使他解放了自己的写作：超现实主义，它不能说是在夸大理性。

这种自相矛盾如果并不怎么明显，至少也不完全是罕见的。超现实主义象丰富生活中的一种反叛情绪，突破了僵化形态的坚固渠道。在法国之外，诗歌也被一个自称“帕纳索斯派”①的流派所支配，尽管它连帕纳索斯山脚也从来没有到过，要是我们同意埃利蒂斯对于希腊今昔的看法的话。然而也是在那个时代的希腊帕纳索斯山上，坐着那些同样的退化鉴定家，他们以华而不实的辞藻宣布他们的悲观主义信念，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们能够完全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之外一切都毫无价值。如果这样一种气氛也可以称为有迷惑力，超现实主义

① 即“高踏派”。帕纳索斯是希腊南部山名，传说中称为诗人之山。

就是作为一种解放、一种宗教的复活而来的，即使那些到处得救者的迹象只不过是用舌头说话而已。

但是一种艺术形式返老还童时所发生的最好事情往往不是由于有个明确的计划，而是由于一种未曾预见到的交叉。对于希腊诗歌来说,与超现实主义相接触意味着一次繁荣,它使得我们可以称过去五十年为希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那众多的创造了这个伟大时代的杰出诗人中，无人能让我们比在埃利蒂斯身上更清楚地看到这个有力的交叉多么重要：那就是划时代的现代主义与祖传的神话之间的激动人心的遇合。

要简短地介绍一位不易了解的诗人，便应当首先建立他与这两种成分，即超现实主义和神话的关系。这并不象看起来那么容易。我们可以引用他自己的话。他一方面说："我把超现实主义看作这个垂死的、至少在欧洲是垂死的世界上最后可用的氧气。"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表示："我从来不是个超现实主义流派的门徒"。他的确不是。埃利蒂斯同这个流派的基本诗作，同它的以其滔滔不绝的偶然联想进行的自动写作法不会有任何关系。他在诗歌表现手法上的探索引导他走向超现实主义的反面。即使它那些尚未证明过的组合词的肆意展现使他自己的写作法获得了解放，他也仍然是个严格讲究形式的人，一个用心创作的大师。

请读读被许多人认为是他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理所当然》吧。它以精心的结构和庄严的辞藻使每个字都各得其所。或者举他的设计精巧的爱情诗《花押字》为例，它在我们所知的文学作品中是少有匹敌的。这篇诗由七首短歌组成，每首的行数是七或七的倍数，即 7 —21—35，直到当中达到高潮的一首49行，然后反过来以同样的级差递减，即35—21直到最后一

首7行的短歌，与开头的一首相同。这样的结构当然用不着读者去多费心思，我们也不必数这些台阶，但它确有自己的美。可是，带有这种象一个欧几里得线形图结构的诗，并不是在模仿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法。

埃利蒂斯同另一种成分即希腊神话的关系，也要求我们加以说明。我们看惯了那些业已熔毁并被改铸成当代西欧模式的希腊神话。我们有了一个拉辛①笔下的安提戈涅②，一个阿努伊③笔下的安提戈涅，而且今后还会有。在埃利蒂斯看来这样处理是可厌的，是唯理主义者将野花改成了盆栽。他自己就没有写勃勒东④笔下的安提戈涅。他从不模仿神话，而且攻击他的那些模仿的同胞。在这个观念世界他也有他的一份责任，尽管他的作品不是出于希腊历史上古代故事的复述，而是重新采用那种制造神话的方法。

他看着他的有着光荣传统的希腊；它的群山，那些以其高峰的名字使我们想起人类精神是多么崇高的群山；它的水域爱琴海，埃利蒂斯的家乡，它几千年来将珍宝冲上陆地，让西方得以收集起来引以自豪。在他看来，这个希腊仍是一个活生生的始终在起作用的神话，而他正如古代的神话作者那样描写它，将它人格化，赋予它以人的形态。这给他的想象带来了感觉的亲切性，而作为他的诗的信条的神话，也从那些在迷人的风景中嬉游的美丽青年男女身上找到了化身，他们热爱生活并

① 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诗人。
② 希腊传说中俄狄浦斯和他的母亲伊俄卡斯忒由于不知情而乱伦所生的女儿。
③ 阿努伊（1910—　），法国剧作家。
④ 勃勒东（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将。

相互爱恋，在炫目的阳光下和在波涛翻卷的海滩上。

我们不妨把这种态度称为乐观的理想化，而且，尽管它那么具体，也可以说是离开眼前现实的一种飞翔。埃利蒂斯的十分严肃的语言经常在努力摆脱琐屑的日常生活。这种理想化可以说明，为什么他的诗既能使读者神往又能引起他们的批判性思索。埃利蒂斯本人详细表明了他对事物所持的观点。他说，希腊语作为一种语言不适于对生活进行悲观主义的描写，而且它没有可以用来写诅咒性诗歌的措辞。对于西欧人来说，凡神秘主义都是与黑暗和夜晚相联的，而对于希腊人则光明才是伟大的神秘，每个光辉的白天都是它的反复出现的奇迹。太阳、大海和爱，便是纯化一切的基本要素。

那些至今认为真正的诗必须反映它的时代和一种政治主张的人，可以引用他写那位在阿尔巴尼亚战役中牺牲的陆军少尉的椎心之作。埃利蒂斯本人也是一位少尉，而且恰巧是最先实施总动员密令的两位军官之一。他在前线参加了抵抗墨索里尼优势进攻的激烈而残酷的战斗。他为哀悼那位体现着希腊迄未完成的生存斗争的阵亡战友而写的诗篇，比起那种习惯于空喊文学任务的人的作品，有着更为真实而惨痛得多的意义。

埃利蒂斯从自己参加战斗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他说诗人并不一定要表现他的时代。他也可以公开英勇地反抗。他的职业不是要逐条记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以及个人的伤心事。相反，他走的是“从现实向可能”伸展的道路。因此，埃利蒂斯的诗本质上并不如我们看来那么条理清晰，而是在一个背景的衬托下对现时进行透视，从中获得光明。他的神话扎根于作为诗人摇篮的爱琴海边，但神话本身却是关于人类的；它不是从那个已经消逝的时代，而是

从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黄金时代汲取养料。你说这是乐观主义或是悲观主义都毫无意思。因为，如果我对他了解得正确的话，只有我们的未来才值得记在心头，只有那永远得不到的东西才值得为之奋斗。

戴侃 译

受 奖 演 说

〔希腊〕 **奥·埃利蒂斯**

无论我是否有权这样做，我都请诸位允许我为光明和清澈发言，因为这两种状态概括了我的生活空间的特征和我所能达到的成就，同时我也渐渐感觉到它们在我身上已同表达自我的需要融为一体了。

能把个人所赋有的经验和语言上的优越性升华为艺术，这是件大好事，尤其是在需要将眼力大大扩展的年代里。

我指的并非那种人所共有的、能将万事万物一览无余的自然眼力，而是能借比喻捕捉事物本质并置于一种纯净状态中，使之如启示一般显现其形而上的意义的能力。

我此刻想起赛卡拉蒂克时期雕刻家们运用材料的方式，那才是达到了超越雕塑本身的境界。我还想到拜占庭圣画的画家们怎样仅以纯净的颜色便成功地显示了“神圣”的意念。

诗的崇高处在我看来也始终是这样一种对真实的深化和升华，它可以超越其本身的局限竭尽所能地发展。当然，这种努力并非每次都受到尊重，这或者是某些精神障碍不允许，或者竟是实用主义不让人们及时睁亮眼睛的缘故。

美和光明有时会被看作不合时宜或微不足道的东西，不过我觉得想要接近天使形状的内心追求比起制造各种魔鬼的作用来要困难多了。

这里面确实有个谜，确实有某种奥秘存在，但它并不仅仅是要吸引注意力的一种障眼法而已。

我们所说的美甚至在光芒四射中也能保持它的奥秘，而且唯独它具有这种动人的光彩。美是在一瞬间——也许唯一的一瞬间——引导我们向未知领域超越自我的道路。这也是诗的另一定义：使我们得以超越自我的艺术。

数不清的奥秘奇景使宇宙熠熠发光，同时构成了一种无名语言的音节，这种语言要求我们选辞缀句，创造一种领我们向真理登堂入室的妙语。

归根结底，哪里可以找到真理呢？是在我们周围每天体验到的磨损和死亡中，还是在对永恒与不朽一厢情愿的信念里？聪明的人应当知道，无需赘言，那些在时间之流里纷纷出现的天体学理论早已使真理消磨殆尽并变得荒唐不堪了。它们自己也彼此角逐，各显身手，然后一一消逝。

然而本质仍在，屹立不倒。

于是，诗歌进入理性主义弃械的阵地，继续朝禁区向前挺进，事实证明它是最耐磨损和坚韧不败的。它忠实地捍卫着生命的永久据点，使之成为一件看不见的作品。如果没有它，没有它的警戒，这些据点便会在意识的黑夜里丢失，犹如海藻在海洋深处变得一片模糊那样。

我们之所以要保持清澈，是为了看清楚这世世代代一脉相传使我们得以立身于世的连环链条。

这些环节，这些联系，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从赫拉克利

特[1]到柏拉图，从柏拉图到耶稣，以不同的形式一直传到我们。它们令人信服地说明一个不变的真理：来世包含在现世之中，正是现世的各种元素将重新组成另一个世界。升华，这个超越于我们的自然生活之上的第二真理，是我们绝对有权获得的，除非我们无能才不配享有这种权利。

意识在光明中得到发扬和净化，而其混沌不清的部分随之缩小乃至消失，这样留下的空白处（犹如在物理学定律中那样）又被反向的元素所填补：从这个观点看来，在凡是健康的年代里，美与善——善又被看成与太阳是同一回事——并非偶然的巧合。这需要两个方面，即“现今”和“超越”，赫拉克利特不就论证过相反张力之间的和谐吗？

阿波罗或维纳斯、耶稣或圣母玛利亚的人格化说明我们需要将直觉予以实质化，但更重要的是不朽的气息由此渗入了我们。我以为诗应当超越一切教派之争，让我们能够闻到这不朽的气息。

这里我得谈谈荷尔德林[2]这位将奥林匹斯诸神与基督同等看待的伟大诗人，他极大地巩固了这一观点，同时向我们显示了宽阔无边和令人惊异的眼界。正是这种眼界促使他在那如今已淹没我们的邪恶刚刚冒头时便写下了：“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有什么用呢？”

对人类来说，不幸得很，年代一直是贫瘠的，而另一方面诗却从未忽视过自己的任务。这两个事实始终与我们的命运结伴同行，二者又相互制约，而且怎能不这样呢？靠了太阳，我

---

① 赫拉克利特，纪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②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

们才看得见夜和别的星球。不过还是让我们学习古代智者的谨慎吧！太阳如果更大、更重，它便会变成妄自尊大了。我们为了使生命延续，不得不与象征的太阳保持适当的距离，象别的星球与太阳那样。以前我们由于无知而没有做到，现在我们又因为知识泛滥而不能遵守。我说这话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对我们的科技文明实行管制。一位和我的国家一样古老的智者曾经教导我相信进化，并且把进步彻底干净地消化掉。

那么，诗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它在同样的社会又代表什么呢？对此我得出这样的答案：诗是彻底地显示数字力量的地方。所以瑞典皇家学院今年通过我来表彰一个小国的文学的决定，正好揭示了诗与纯艺术——这唯一能与对价值作数量估计所形成的全能相匹敌的意念——之间的和谐关系。

在这里显然不该谈个人的境遇，更不宜赞颂我的国家，不过有时候为了将事物置于某种环境中来加以检视，却有必要谈谈这些，而今天我所处的情况就是这样。

亲爱的朋友们，我命中注定必须以一种只有几百万人在使用的语言来写作，而这种语言又是二千五百多年以来从未中断过和极少发生变化的。这一时空中的异端邪说显然十分惊人，也同样存在于我国的文化领域中。它的空间较小，但在时间上却绵亘无穷。我之所以在此提到它，并非引以自豪，而是想说明一个诗人企图以萨福或品达罗斯①所用过的词语（它们已不再有同样的听众，也不再能达到整个文明人类）来描写他最珍爱的事物时所遇到的困难。

如果语言仅仅是一种交流思想的手段，我们也就用不着苦

① 品达罗斯（约公元前518—442），古希腊诗人。

恼了，但有的时候它还得作为一种魔术工具，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已获得某种存在的形式，变成了一种崇高的东西，尽管这种形式又是受到约束的。同时请记住，在这二千五百年的每一个世纪中都有用希腊文写的诗篇，它们形成了这一语言工具所负荷的全部重量。现代希腊诗歌即确切地表现了这一点。

酿造这种诗的大气——我不妨这样说，象通常的大气那样体现着两个极点。一个极点上是索洛莫斯①，他在马拉梅②还未出现于欧洲文坛时，便成功地以最高的精确与和谐及其产生的全部效果使纯诗的观念得以形成；他将感情置于理性之下，以高雅的词句和调动语言工具的一切潜力去追求奇迹。另一极点上屹立着卡瓦菲斯③，他与T.S.艾略特并驾齐驱，从诗歌中清除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达到了结构简练和词语精确的完善境界。

在上述两极之间，或多或少接近其中之一的，有我国其他伟大的诗人，如帕拉马斯④，西凯里阿诺斯⑤，卡赞扎基斯⑥和塞菲里斯。

这是一幅追溯现代希腊诗史的简略图表。

对于我们这些曾经追随过他们的人来说，主要的任务是把传递给我们的宝贵教诲继承下来，并使之与现代感性相适应。在技术方面我们得找到一种句法，使之既能融合希腊传统的元

① 索洛莫斯（1798—1857），希腊诗人。
② 马拉梅（1842—1898），法国诗人。
③ 卡瓦菲斯（1863—1933），希腊诗人。
④ 帕拉马斯（1859—1943），希腊诗人。
⑤ 西凯里阿诺斯（1884—1951），希腊诗人。
⑥ 卡赞扎基斯（1883—1957），希腊诗人。

素，又能表达社会的需要和我们时代的心理。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抓住今日欧化希腊的现实并赋予它以应有的价值。我不侈谈成功，只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必须研究文学史，因为明了它的发展倾向是很重要的。

然而，当我们时代的生活环境在威胁创作者的存在时，创作又怎能自由发展呢？而且，当各种语言的差异形成了无法突破的障碍时，又怎能创造文化的共同体呢？你我之间彼此依靠一部翻译后只得原意二成到三成的作品去了解对方，尤其我们之中那些要继续索洛莫斯的耕耘，企图在诗歌写作上创造奇迹，做到每个词语中有恰到好处的音韵从而发出灼灼火花的人，就更加束手无策了。

不，我们只好保持沉默，无法沟通。

我们深以缺乏共同的语言为苦，而这一缺憾的影响所及，已经深入到——我想这并非言过其实——我们共同的祖国欧洲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中。

我们说，而且每天都在证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道德混乱的环境中，同时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资又以一种前所未见的高度系统化、甚至近乎军事化的严密方法在控制和分配着。这个矛盾是不容忽视的。当身体的两臂或两腿有一条萎缩而另一条在畸形发展时，一种值得赞扬的倾向激励着欧洲人民实行毕达哥拉斯[①]式的团结，想成为一个有机体来克服我们文明的萎缩和畸形发展所造成的困难，但是我们的价值并不构成一种共同的语言。

对诗人来说——这看来象一种似是而非的反论，但确是事

①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哲学家。

实——他还用得上的唯一共同语言是他的感觉。两个个体相互吸引和彼此接触的方式从未改变过，而且它不同于那许许多多使我们的社会遍体血污、使我们沦于一无所有的理论和教条，它从未引起过争端或冲突。

我所说的感觉并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第一层次或第二层次的感觉，而是指那些把我们带到自我极限的感觉，以及那些在我们的精神中形成的“感觉类比”。

因为一切艺术都凭借类比发言，一根线条，无论直的曲的，一个声音，不分高低强弱，都传播某种通过视觉或听觉的接触。我们都是凭借生活或推理的得当与否而写出或好或坏的诗篇。当兰波说“太阳溶入海中”时，荷马诗中海的意象便完好地传到了我们心中，只不过兰波又加上了“就是永恒”这几个字。艾奇洛克诗中描述的那个手执香桃木树枝的少女在马蒂斯①的画里获得再生。至于地中海式的净化观念传到我们中间就更加微妙了。首先，难道拜占庭圣画中的一个处女就与她那些异教徒姐妹那样不同吗？为了使世俗的光明转化为神圣的光华，或者相反，只需一刹那的工夫就够了；一种传统的古老感觉与另一种来自中古时代的感觉相接触，便能培育出第三种与它们相同、如孩子酷似父母般的感觉来。诗能不能也这样呢？感觉能不能通过这种永远持续的净化作用而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呢？如果那样，感觉就会重新变为类比而置身于物质世界，并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把我们的梦幻化为诗句，这是微不足道的事，但要修饰我们的理论又显得太过分了，因为物质世界归根结底不过是材料

① 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代表人物。

而已。建筑的优劣，天堂或地狱的设计，成事在我，这就是诗经常向我们保证的事，特别是在这个贫瘠年代，命运无论如何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我时常试图谈论形而上的太阳，但今天不想去分析艺术在这一理念中的运动，只想把握住这个简单的事实：希腊语这一魔术工具与太阳保持着一种现实或象征的关系。在这里太阳并不只是由诗最初显示的一种生活态度而已，它还渗透于诗的组织结构中，并且，用一个现行的科学用语来说，它是构成诗细胞的核心。不能说这种理论是重新回到纯形式的意念，因为形式的意义，如我们从西方传统中继承过来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的积累，其中以三四种模式为代表。可是，这三四种模式就能千篇一律地为那种最不合艺术规律的材料进行加工吗？这在今天再也说不通了。我本人就是首先切断这种联系的希腊人之一。

我感到兴趣的是按照不同的结构形式来处理题材，对此我最初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后来却愈来愈清楚了。要了解这一点也用不着每次都去请教古代那些建筑诸神殿的先人，只需提到那些给我们建造房子的人以及建造圣堂的赛克拉德斯①人就够了，因为他们都曾为每一种环境找到最佳的建筑方式，这种方式就连勒·古布希看到也会点头赞许的。

当我着手计划一部象《理所当然》这样的大型作品时，大概就是这种本能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觉悟到除非赋予作品结构以均衡和透视，不然它将永远达不到我理想中的坚固程度。

我效法品达罗斯或拜占庭的罗·米洛多的先例，他们曾为

① 爱琴海中的一群岛屿，环绕在锡罗斯岛周围，那里有不少古代文化遗址。

每一首颂词或诗歌创造一种历久弥新的形式。我注意到某些押韵处那种间歇性的重复，并用来有效地赋予我的作品以多面体和对称的特点。

但是这不正好说明诗是怎样被四周那些演化着的因素所包围并且自我转化为一个小小的太阳吗？我发现由此获得的完美契合是具有久经考验的内容的。我相信这是诗人的最高理想。

双手将太阳捧着而不为它所灼伤，并把它象火炬般传递给后来者，这是一项艰巨而我认为也很幸福的任务，我们正须这样做。有朝一日当意识盈溢于光明之中与太阳融为一体，并在人性尊严的领地与自由的理想汇合时，那些使人类跌交的教条就得乖乖地让位了。

戴 侃 译

生平年表

1911年： 11月2日诞生于克里特岛一个从累斯波斯岛迁来的富裕家庭，原名阿历波德利斯。

1914年： 家庭迁至雅典；在那里受完中等教育后进雅典大学学法律，但没有毕业即赴巴黎攻读文学。

1928年： 初次阅读法国诗人艾吕雅的作品，大受启发，是为超现实主义影响之开端。

1935年： 开始在雅典《新文学》杂志发表诗作。

1940年： 诗集《方向》在雅典出版。

1940—1941年： 墨索里尼军队入侵希腊后应征入伍，作为一名希腊陆军中尉参加在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战争。

1943年： 诗集《初升的太阳》出版。

1945年： 长诗《英雄挽歌——献给在阿尔巴尼亚战役中牺牲的陆军少尉》出版。

1945—1959年： 接连十四年没有发表诗作，但仍潜心创作；同时致力于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批判，写了一些关于美学和诗的论文，并在短时期内先后担任过雅典国家广播机构的节目指导人和希腊芭蕾舞团理事会主席。

1948—1952年： 旅居巴黎。1948年被任命为“国际日内瓦会

议”的希腊代表。

1959年： 长篇组诗《理所当然》出版；获国家诗歌奖，并因此被授予“凤凰”勋章。

1960年： 诗集《对天七叹》出版；不久后访问苏联。

1961年： 应邀访问美国。

1962年： 被任命为在罗马举行的“罗马文化会议”的希腊代表。

1963年： 再次访问苏联。

1965年： 访问保加利亚。

1967年： 希腊发生军事政变，诗人移居巴黎，此后数年曾重新从事拼贴艺术。

1971年： 发表和出版《统治者太阳神》、《花押字》、《光明树和第十四个美人》等诗作。

1974年： 《继嗣》问世。

1977年： 《同胞》出版。

1979年： 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同年发表组诗《玛丽亚·尼菲莉》。

1980年： 《埃利蒂斯译诗集》出版。

后　　记

此书翻译出版过程中曾得到不少同志的帮助。特别是提供塞菲里斯诗选希英文对照本的杨宪益老先生，从国外购赠埃利蒂斯诗选英文版的老友熊蜚，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图书馆查阅并复制了全部有关材料的石琴娥同志，没有他们的热心支持，这个译本是出不来的。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野光

1986年9月